揮麈錄

一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揮麈錄

(一)

王明清輯

本館叢書集成初編所選百川學海及歷代小史唐宋叢書津逮祕書學海類編學津討原皆收有此書百川歷代學海三本皆兩卷唐宋一卷皆摘錄津逮學津兩本皆二十卷津逮本在先故據以影印又百川署名楊萬里編學海直署誠齋揮麈錄歷代一卷署楊萬里編一卷署王明清撰唐宋則署王清臣津逮學津皆署王明清輯今從津逮

實錄院　牒　泰州

檢准淳熙十五年五月二十四日　尚書省劄

子國史院狀勘會已降

聖旨指揮修

高宗皇帝實錄續奉

聖旨編修

御集今來合要

高宗皇帝朝曾任宰執侍從卿監應職事等官

被受或收藏

御製

御筆手詔及奏議章疏劄子并制誥日記家集碑誌行狀謚議事迹之類委守臣躬親詢訪如逐官其間有已物故者詢其家子孫取索如部秩稍多差人前去抄錄及委官點對津發赴院仍許投獻優賜錢帛多者推賞候

指揮五月二十三日三省同奉

聖旨依劄付院當院令訪問得泰州通判王明清有揮麈前後錄合行點使須至公文

牒請詳牒內事理遵從已降
聖旨指揮移文王通判借本差人抄錄委官點對
無差漏疾速津發赴院守等照使幸勿違滯仍先
希已依應　公文回示謹牒
慶元元年七月初八日牒
宣教郎太學博士兼實錄院檢討官戴溪
奉議郎祕書省著作佐郎兼實錄院檢討官李壁
中奉大夫行軍器少監兼玉牒所檢討官兼實錄院檢討官高文虎
朝請郎新除樞密院檢詳諸房文字兼實錄院檢討官石宗昭

實錄院　牒　泰州

檢准淳熙十五年五月二十四日　尚書省劄

子節文勘會已降

聖旨指揮修

高宗皇帝實錄續奉

聖旨編修

御集今來合要

高宗皇帝朝曾任宰執侍從卿監職事等官被

受或收藏

御製
御筆手詔及奏議章疏劄子并制誥日記家集
碑誌行狀諡議事迹之類今訪問得泰州通判
王明清有揮麈前後錄合行照使當院已於七
月內文移貴州去後至今多日未見依應前來
須至再行公文
牒請詳牒內事理遵從已降
聖旨指揮移文王通判借本差人抄錄前項所要
文字委官點對無差漏疾速津發赴院守等照使

幸勿仍前違滯謹牒

慶元元年九月　日牒

宣教郎太學博士兼實錄院檢討官戴溪

奉議郎祕書省著作佐郎兼實錄院檢討官李壁

奉議郎祕書省祕書郎兼實錄院檢討官兼皇弟許國公府教授兼權司封郎官顏棫

朝散郎祕書省著作郎兼實錄院檢討官兼秦王府教授兼權兵部郎官王容

承議郎祕書丞兼實錄院檢討官兼權禮部郎官邵康

中奉大夫行軍器少監兼玉牒所檢討官實錄院檢討官高文虎

朝議大夫行屯田郎兼實錄院檢討官兼權刑部侍郎劉德秀

朝請大夫權尚書禮部侍郎兼實錄院同修撰楊輔
朝奉大夫權尚書吏部侍郎兼實錄院同修撰應孟明
朝議大夫試中書舍人兼侍講兼實錄院同修撰黃由
太中大夫試吏部尚書兼侍講兼實錄院同修撰葉翥

揮麈前錄總目

卷之一

誕節立名自唐明皇千秋節始
祖宗御像所在
祖宗誕聖之地建寺賜名
開基節名因孟若蒙乞置
太祖詔修三代帝王祠廟配享所在
本朝功臣配享
高宗用人納言皆有明見

仁宗不以玉帶爲寶以人安爲寶
李和文其家書画皆冠世之寶
以玉帶爲朝儀始于熙寧
謚孔子爲至聖文宣王
郡國立學自元魏獻文始
東臺西臺立號所始
崇政殿講書肇于開寶
本朝列聖潛藩升府
英宗與今鑾同年月日時生

皇朝列聖搜訪書籍
士大夫家藏書多失於讎校
紹興帝后陵寢以殯宮爲名
徽宗永固陵爲永祐
卷之二
祖宗重先代陵寢詔禁樵採
歐陽文忠公以太子少師帶觀文殿學士致
仕
國朝侍從以上自有寄祿官

舊制侍從致仕加贈四官
翰林佩魚自蒲傳正始
熙寧間始置在外官觀
本朝官制分左右字沿革
本朝宰相再爲樞密使
樞密使子弟皆補班行
館職編修不可令武臣提舉
密院承旨文武互用自王荊公始
湯特進封慶國公上章不受

州縣官帶學事繫銜
五朝俱立三相
本朝宰相兼公師
本朝三入相者六人
本朝自外拜相者四人
弟草兄麻國朝以來有兩家
國朝宰相享富貴者壽者十人
本朝名公多厄於六十六
本朝宰相年少無逾范覺民張魏公

宰相見子入政府惟曾宣靖一人
本朝吕氏一家執七朝政
本朝父子兄弟爲宰執者二十餘人
韓奉常之妻可儷於唐之苗夫人
錢氏富貴三百年相續前代未見
古硯犀帶皆王氏舊物
本朝居政府在具慶下者十七人
本朝狀元登庸者六人
本朝父子兄弟俱居翰苑

雍孝聞三世俱以罪廢
本朝族望之盛
建州浦城有四甲族
浦城章氏登科題名
卷之三
蜀中大族犯高宗御名各易其姓
三世探花郎
錢氏一家盛事常占天台
本朝蘇蔡呂入相故事

子孫當爲祖父諱名

本朝以遺逸起者二人

國初取士極少無踰宣和之盛

配享宣聖兖鄒並列

劉器之殿試取馬巨濟巨濟不稱門生

薛叔器家有古關外侯印

台吏楊滌丹陽李格藏多唐綸軸告命

歐宋唐書不著文中子而李習之劉禹錫等

載之甚詳

歐蘇二公作文多避祖諱
賜生辰器幣至遣使命
慶曆赦書許文武官立家廟
衣緋綠賜金紫
本朝父子兄弟俱爲狀元有四家
監司遇前宰執帥守處即入客位通謁
張載賢者不當使鞫獄
立法貴得中制
太宗還西夏所獻鶻

朱紱自陳與姦人同姓名蔡元長大喜
徐德占讀詔聲音之訛
董彥遠連徵蔡居安瓜事果補外
曾文肅夢衣綠謝恩
虜主犀帶磁盆
建隆遺事詞多誕謗
張賢良應制科遇所著論中選
久在館中始呼學士
高宗得尉拒敵故得南渡

飲酒談禪貴安自然
國初吏部給出身兼說歲數形貌以防僞冒
靖康追褒或有僥倖
張文潛元帶閣職
李成因子覺爲國博贈光祿寺
卷之四
王素同姓名者二李定同姓名者三
心喪始於郭稹
三泉縣令許發賀表奏補

張逸知蜀斷政如神
南朝沙合出宰相
昔人重契義書札嚴分守
王延德歷敘使高昌行程所見
王仲言弱齡見知於朱希眞徐毅立二公
郭熙画山水有名
吕微仲安厚卿二公賢否
姚令威得會稽石碑論海潮依附陰陽時刻
王仲言序

李賢良簡

王知府跋

前四卷秀州已嘗刊行

揮麈前錄卷一

宋 汝陰 王明清 輯
明 海虞 毛 晉 訂

唐明皇實錄云開元十七年秋八月上降誕之日大置酒合樂燕百僚於華萼樓下尚書左丞相源乾曜右丞相張說率百官上表願以八月五日爲千秋節著之甲令布於天下咸使燕樂休假三日詔從之誕日建節蓋肇于此天寶七載八月巳亥詔改爲天長節其後肅宗以九月三

日生爲地平天成節史不書日文宗以十月十日生爲慶成節武宗六月十二日生爲慶陽節僖宗八月五日生爲應天節昭宗二月二十二日生爲嘉會節哀帝十月三日生爲延和節梁太祖十月二十一日生爲大明節末帝九月十二日生爲明聖節唐明宗九月九日生爲應聖節晉高祖二月二十八日生爲天和節出帝六月二十七日生爲啟聖節後漢高祖二月四日生爲聖壽節隱帝三月七日生爲嘉慶節周太

祖七月二十八日生爲永壽節世宗九月二十四日生爲天清節恭帝八月四日生爲天壽節本朝太祖二月十六日生爲長春節太宗十月七日生爲乾明節後改爲壽寧節眞宗十二月二日生爲承天節仁宗四月十四日生爲乾元節英宗正月三日生爲壽聖節神宗四月十日生爲同天節哲宗十二月七日生避僖祖忌辰以次日爲興龍節徽宗十月十日生爲天寧節欽宗四月十三日生爲乾龍節太上皇五月二

十一日生爲天申節今上皇帝十月二十二日生爲會慶節而章獻明肅皇后正月八日生爲長寧節宣仁聖烈皇后七月十六日生爲坤成節以嘗臨朝故耳五代諸君節名不見於正史以鄭向開皇記考得之唐代宗十月十三日天興節見令狐綯文集中唐順宗聖壽節見於齊抗會稽捨宅爲寺碑後唐清泰帝正月二十三日千春節見於五代史晉家人傳近董令升作誕聖錄惜乎未盡也

祖宗神御像設在南京則鴻慶宮西京則奉先寺之興先會聖宮之降眞殿揚州曰彰武滁州曰端命河東曰統平鳳翔曰上清太平宮及眞宗親征北郊封泰山祀汾陰則有澶淵之信武嵩山崇福之保祥華陰雲臺之集眞乾德六年卽都城之南安陵之舊域建奉先資福院爲慶基節宣祖藝祖則太平興國之開先太宗則啟聖之永隆至大中祥符中建景靈宮天興殿以奉聖祖其後眞宗之奉眞仁宗之孝嚴英宗之英

德皆在其側也又有慈孝之崇眞萬壽之延聖崇先之永崇以奉眞宗母后章獻明肅在崇眞之旁曰章德章懿在奉先之後曰廣孝章惠在延聖之後曰廣愛在普安者二元德曰隆福明德章穆曰重徽元豐中神宗以獻饗先後失序地偏且遠有曠世不及親祠者迺詔有司神御之在京者寓於佛祠皆廢徹而遷之禁中繇英德而上五世合爲一宮凡十一殿以世次別東西序帝殿一門列戟七十二殿之西廡繪畫容

衛公王名將羅立左右內有燕寢溫清之實玩好畢陳而母后居其北改慶基曰天元后曰太始開先曰皇武后曰儷極永極曰定大后曰煇德奉眞曰熙文后曰衍慶孝嚴曰美成后曰繼仁英德曰治隆其便殿十一曰來寧曰燕娭曰靈遊曰凝神曰天遊曰泠風曰太靈曰丹臺曰靈崑曰昭清以五年十一月奉安帝后塑像於新宮大赦天下繪像侍臣于後元祐初卽治隆之後宣光殿以奉神宗紹聖初闢宮之東隅爲

顯承殿以宣光殿故址爲徽音殿以奉宣仁聖烈建中靖國元年詔以顯承介於一偏廟號未稱於是度馳道之西東直大定南北廣袤地勢併撤省寺創爲西宮建大明宮以奉神宗爲館御之首洎日遷奉親祠永爲不祧之廟以示推崇之意曲赦四畿錄功臣後如元豐故事云

西京應天寺本後唐夾馬營大中祥符二年以太祖誕聖之地建寺錫名東京啟聖院本晉護聖營以太宗誕聖之地太平興國六年建寺雍熙

二年寺成賜名二寺皆奉祖宗神御英宗以齊州防禦使入繼大統治平二年建齊州爲興德軍熙寧八年八月詔潛邸爲佛寺以本鎭封賜名興德禪院仍給淤田三十頃

開基節建名世多無知者建炎初嘗詔如後來所立元聖眞元節名之類除開基節外悉皆罷去始知爲未久因考建中以後詔旨政和二年南京鴻慶宮道士孟若蒙進狀言本宮每遇正月初四日爲創業之日修設齋醮乞置節名以永

崇奉詔從其請近見曾仲躬云若蒙亦能詩文清作南京少尹日嘗與之遊亂後復會于三衢紹興間若蒙又以前績自陳時秦會之當軸令勑住臨安府天慶觀非其所欲拂衣而歸老於衢云仰惟太上皇帝中興再造復在南都符命豈偶然哉

太祖皇帝朝嘗詔修先代帝王祠廟每廟須及一百五十間以上委逐州長吏躬親點檢索圖赴闕遣使覆檢令太常禮院重定配享功臣檢討

儀相画樣給付女媧祠在晉州書傳無功臣可配太昊以金提勾芒配祠在陳州炎帝以祝融配祠在衡州黃帝以后土風后力牧配祠在坊州高陽以玄冥配祠在潭州高辛以稷配在宋州唐堯以司徒卨配祠在鄆州虞舜以咎繇配祠在道州夏禹以伯益配祠在越州商帝成湯以伊尹配祠在河中府中宗太戊以伊陟臣扈配祠在大名府高宗帝武丁以甘盤傅說配祠在陳州周文王以師尚父熊配武王以召公配成

王以周公旦唐叔虞叔配康王以太公畢公配秦始皇帝以李斯蒙恬王翦配漢高帝以蕭何配文帝以周勃陳平劉章宋昌配景帝以周亞夫竇嬰申屠嘉晁錯配武帝以公孫弘衛青霍去病金日磾霍光配宣帝以丙吉魏相霍光張安世配以上十帝並祠在長安後漢世祖以鄧禹吳漢耿弇賈復配明帝以東平王蒼桓榮配章帝以牟融趙意宋安配以上三廟並在河南府魏武帝以鍾繇荀攸程昱配廟在相州文帝

以賈詡王朗曹眞辛毗配晉武帝以羊祜張華王濬杜預配二廟在河南府後魏孝文帝以王祥王肅長孫晟配後周文帝以宇文憲蘇綽燕公于謹盧辯配二廟在耀州隋高祖以牛弘高熲賀若弼配廟在鳳翔府唐高祖以河間王孝恭殷開山劉政會淮南王神通配廟在耀州太宗以長孫無忌房玄齡杜如晦魏徵李靖配廟在京兆府明皇以張說郭元振王琚配廟在河中府肅宗以苗晉卿裴冕配廟在京兆府憲宗

以裴度杜佑李憩配廟在同州宣宗以夏侯孜白敏中馬植配廟在耀州朱梁太祖以劉鄩敬翔葛從周袁象先配後唐莊宗以郭崇韜李嗣昭符存審配明宗以霍彥威安重進任圜配石晉高祖以桑維翰趙瑩配以上並在河南府皆著之儀制是時吳蜀未平六朝帝廟闕而不載本朝曹武惠配享太祖武穆配享仁宗韓忠獻配享英宗文定配享徽宗父子配享自昔所無也

明清側聞紹興初劉大中以監察御史宣諭諸路

回宰臣以其稱職擬除殿中侍御史太上皇帝云且令除祕書少監宰臣啟其所以太上曰大中所至多典獄尚有未決者一除言路外方觀望恐累及無辜德壽之號稱哉後因閤會要恭覩宏休恐中祕之書臣下莫得而悉窺今載其略紹興三年四月十六日知藤州侯彭老言本州賣鹽寬剩錢壹萬貫文省買到金一百六十餘兩銀一千八百兩投進詔縱有寬剩自合歸之有司非守臣所當進納或恐亂有刻剝取媚

朝廷侯彭老可特降一官放罷以懲妄作所進物退還紹興十三年四月一日宰執進呈前廣南東路轉運判官范正國言本路上供及州郡經費全仰鹽息應辦比因全行客鈔遂或闕乏欲自今本路州郡凡屬屯駐兵馬去處許依客人買鈔請鹽各就本州出賣所得息錢專充軍費上曰法必有弊然後改未見其弊遽先改非徒無益必致爲害凡法皆然不獨鹽也又建炎元年十月十二日宰執詣御舟御榻前奏事訖

上曰昨日有內侍自京師齎到內府眞珠等物一二囊朕投之汴水矣黃潛善曰可惜有之不必棄無之不必求上曰太古之世擿玉毀珠小盜不起朕甚慕之庶幾求所以息盜爾四年三月七日宰執進呈宣撫處置使奏大食國進奉珠玉寶貝等物已至熙州上曰大觀宣和間茶馬司川茶不以博馬唯市珠玉故馬政廢闕武備不修遂致胡虜亂華危弱之甚今若復捐數十萬緡貿易無用珠玉曷若愛惜其財以養戰

士不若以禮贈而謝遣之乃降旨宣司並不得受令量度支賜以答遠人之意紹興元年三月二十二日荆湖南路馬步軍副總管孔彦舟言於潭州城蓮池內收得玉一片堪篆刻御寶乞差人宣取詔御寶已足備兼自艱難以來華靡之物一無所用令彦舟不須投進此與夫却千里馬還于闐玉適相符合誠帝王之盛德也李和文遺事云仁宗嘗服美玉帶侍臣皆注目上還宮謂內侍曰侍臣目帶不已何耶對曰未嘗

見此奇異者上曰當以遺虜主左右皆曰此天下至寶賜外夷可惜上曰中國以人安爲寶此何足惜臣下皆呼萬歲

和文遺事又云其家書畫最富有吳道子天王胡瓌下程閻唐淨心須菩提黃居寀竹鶴孫知微虎韓幹早行圖梅鷄傳古龍江南畫佛唐希雅竹李成山水唐畫公子出獵圖黃居寀雕狐圖黃筌雨中牡丹李思訓設色山水周昉按舞折支杏花徐崇嗣没骨芍藥江南艸蟲獨幅山水

黃荃金盆鶉鴿大窠山茶書有懷仁眞迹集右軍聖教序貞觀蘭亭詩序右軍山陰帖樂毅論顏魯公書劉太沖序皆冠世之寶

熙寧八年四月岐王顥嘉王頵言蒙遣中使賜臣方團玉帶各一條准閤門告報著爲朝儀臣等乞寶藏于家不敢服用上命工琢玉帶以賜二王二王固辭不聽請加佩金魚以別嫌詔并以玉魚賜之玉帶爲朝儀始于此

北齊顯祖高祥晉陽公李元忠南齊竟陵王蕭子

良隋長孫覽俱謚文宣孔子蓋出四謚之後大中祥符元年始加玄聖二字後避聖祖諱易爲至聖熙寧中欲加謚至神元聖帝禮官李邦直以謂夫子周臣也周室諸君止稱王執以爲不可卒從其議

元魏獻文欲置學官于郡國高允表請制大郡立博士二人助教四人學生一百人次郡立博士二人助教二人學生八十人中郡立博士一人助教二人學生六十人下郡立博士一人助教

一人學生四十人其博士取博關經典履行忠清堪爲人師者年限四十以上助敎亦與博士同年限四十以上若道業夙成才任敎授不拘年齒學生取郡中淸望人行修謹堪束循名敎者先盡次及中等帝從之郡國立學自此始事載允傳本朝高承纂事物紀原自謂博極而不取此何耶

唐高宗改門下省爲東臺中書省爲西臺尚書省爲文昌臺故御史臺呼爲南臺趙璘因話錄云

璘又云武后朝御史有左右肅政之號當時亦謂之左臺右臺則憲臺未曾有東臺西臺之稱明清嘗記張鷟朝野僉載對天后爲戲語云左臺胡御史右臺御史胡是也本朝李建中爲分司西京留司御史世以西臺目之李栖筠爲御史大夫不樂者呼爲栖臺蓋斥其名也

明清五世祖拾遺開寶八年以近臣薦自布衣召對講易于崇政殿然後命官崇政殿說書之名肇建于此行事具載三朝國史

太祖皇帝以歸德軍節度使創業升宋州爲歸德府後爲應天府太宗以晉王即位升并州爲太原府眞宗以壽王建儲升壽州爲壽春府仁宗以昇王建儲升建業爲江寧府英宗以齊州防禦使入繼以齊州爲興德軍神宗自潁王升儲以汝陰爲順昌府哲宗自延安郡王升儲升延州爲延安府徽宗以端王即位升端州爲肇慶府欽宗自定王建儲前已升中山府太上以康王中興升康州爲德慶府今上以建王建儲升

建安爲建寧府宣和元年六月邢州民董世多進狀以英宗嘗爲鉅鹿郡公又知岳州孫勰進言英宗嘗爲岳州防禦使詔加討論時邢州已升安國軍遂以邢州爲信德府岳州爲岳陽軍是歲十月又詔以列聖潛邸所領地再加討論以眞宗嘗爲襄王升襄州爲襄陽府仁宗嘗爲慶國公以慶州爲慶陽府英州嘗爲宜州刺史以宜州爲慶遠軍神宗嘗爲安州觀察使以安州爲德安府又嘗爲光國公以光州爲光山軍

哲宗嘗爲東平軍節度使以鄆州爲東平府嘗爲均國公以均州爲武當軍徽宗嘗爲寧國公以寧州爲興寧軍其後又以徽宗嘗爲平江鎮江軍節度使並陞爲府又以太宗昔嘗爲睦州防禦使升睦州爲遂昌軍今上皇帝卽位之初陞隆興寧國常德崇慶諸府皆以潛藩擁戲之地也

英宗在濮邸與燕王宮族人世雄厚善兩家各生子同年月日時是生神宗而世雄之子令鑠也

神宗後卽帝位令鑠進士及第爲本朝宗室登科第一

國朝承五代搶攘之後三館有書僅萬二千卷乾德以後平諸國所得浸廣太宗鄉儒學下詔搜訪民間以開元四部爲目館中所闕及三百巳上卷者與一子出身端拱元年分三館之書別爲書庫目曰祕閣眞宗咸平三年詔中外臣庶家有收得三館所少書籍每納一卷給千錢送判館看詳委是所少書數及卷秩別無差誤方

許收納其所進書及三百卷以上量才試用與出身又令三館寫四部書二本一置禁中龍圖閣一置後苑之太清樓以便觀覽八年榮王宮火延燔三館焚爇殆遍於是出禁中本就館閣傳寫且命儒臣編類讎校校勘校理之官始於此也嘉祐五年又詔中外士庶許上所闕書每卷支絹一疋及五百卷特與文資元豐中祕書省三館併歸省中書亦隨徙元祐中重寫御前書籍又置校對黃本以館職資淺者爲之又置

重修晉書局不久皆罷去宣和初蔡攸提舉祕書省建言置補御前書籍所再訪天下異書以資校對以侍臣拾人爲參詳官餘爲校勘又以進士白衣充檢閱者數人及年皆命以官未畢而國家多故靖康之變諸書悉不存太上警蹕南渡婁下搜訪之詔獻書補官者凡數人秦熺提舉祕書省奏請命天下專委守臣又有旨錄會稽陸氏所藏書上之今中祕所藏之書亦良備矣

承平時士大夫家如南都戚氏歷陽沈氏廬山李氏九江陳氏番易吳氏俱有藏書之名今皆散逸近年所至郡府多刊文籍且易得本傳錄仕宦稍顯者家必有書數千卷然多失於讎校也吳明可帥會稽百廢具舉獨不傳書明清嘗啟其故云此事當官極易辦但僕既簿書期會賓客應接無暇自校子弟又方令爲程文不欲以此散其功委之它人孰肯盡心漫盈箱篋以誤後人不若已也

紹興初昭慈聖獻皇后升遐外祖曾公公卷以江東漕兼攝二浙應辦用元符末京西漕陳向故事也朝論欲建山陵外祖議以謂帝后陵寢今存伊洛不日復中原卽歸祔矣宜以殯宮爲名僉以爲當遂用之陳向權漕事見汪彥章所撰徐丞相夫人陳氏墓誌夫人向之女也

紹興戊午徽宗梓宮南歸有日秦丞相當國請以永固爲陵名先人建言北齊叱奴皇后實名矣不可犯且叱奴夷狄也尤當避秦大怒幾蹈不

測後數年卒易曰永祐

揮麈前錄卷二

祖宗朝重先代陵寢每下詔申樵採之禁至于再三置守冢戶委逐處長吏及本縣令佐常切檢校罷任有無廢闕書于曆子太昊葬宛丘在陳州炎帝葬長沙在潭州黃帝葬橋山在上郡今坊州界高陽葬臨河縣故城東高辛葬濮陽頓丘城南臺陰城唐堯葬城陽穀林今鄆州界舜葬零陵郡九疑山今永州界女媧葬華州界夏禹葬會稽山今越州會稽縣商湯葬寶鼎縣周

文王武王並葬京兆府咸陽縣界漢高祖葬長陵在耀州安北後漢世祖葬原陵在洛陽縣界唐高祖葬獻陵在耀州三原縣東太宗葬昭陵在醴泉縣北九嵕山以上十六帝各置守陵五戶每歲春秋祠御書名祝板祭以太牢諸處舊有祠廟者亦別祭饗商中宗帝大戊葬內黃縣東南陽武丁葬西華縣北周成王康王皆葬畢在咸陽縣界漢文帝葬霸陵在長安東南宣帝葬杜陵在長安南魏武帝葬高陵在鄴縣西晉

武帝葬峻陽陵在洛陽後周太祖文帝葬成陵在耀州富平縣隋高祖文帝葬太陵在武功縣以上十帝置三戶歲一饗以太牢秦始皇帝葬昭應縣漢惠帝葬安陵景帝葬陽陵在長安東北武帝葬茂陵在長安西後漢明帝葬顯節陵章帝葬敬陵並在洛陽東南魏文帝葬首陽陵在偃師縣後魏孝文帝葬永寧陵在富平縣唐明皇泰陵憲宗景陵俱在奉天縣肅宗建陵葬醴泉縣宣宗正陵在雲泉縣朱梁太祖葬興極

陵在伊闕縣後唐莊宗葬伊陵在新安縣明宗葬徽陵在洛陽東北石晉高祖葬顯陵在壽安縣以上十五帝各置守陵兩戶三年一祭以太牢凡祭祀皆令長吏行禮所用太牢以羊代之陵戶並以陵近小戶充除二稅外免諸雜差徭周桓王葬澠池縣東北靈王葬河南縣桓亭西周山上景王葬洛陽城中西北隅前漢元帝葬渭陵在長安縣成帝葬延陵在咸陽縣哀帝葬義陵在扶風平帝葬康陵在長安縣北後漢和

帝葬愼陵塋中庚地安帝葬恭陵在長安西北順帝葬順陵冲帝葬懷陵並在洛陽西質帝葬靜陵桓帝葬宣陵並在洛陽東靈帝葬文陵在洛陽西北獻帝葬禪陵在渭城北魏明帝葬高平陵在河淸縣高貴鄉公葬洛陽瀍澗之濱陳留王葬王原陵在鄴西晉惠帝葬太陽陵在洛陽魏文帝葬富平縣東南東魏孝靜帝葬鄴唐高宗乾陵睿宗橋陵穆宗光陵僖宗靖陵並葬奉天縣中宗定陵代宗元陵順宗豐陵文宗章

陵懿宗簡陵並葬富平縣德宗崇陵敬宗莊陵武宗端陵並葬三原縣昭宗和陵葬河南緱氏縣梁末帝葬伊闕縣後唐

末帝

葬明宗陵內以上三十八帝常禁樵採此乾德四年十月詔也著于甲令其後又詔曾經開發者重製禮衣常服棺槨重葬焉東晉以降六朝陵寢多在金陵丹陽之間皆可考識而制書不載者當時江左未平故耳先子嘗纂歷代陵名

自漢高帝建名以來雖后妃追崇僭竊無有遺者今行于世

國朝百官致仕庶僚守本官以合遷一官回授任子侍從仍轉一官宰執換東宮官熙寧初歐陽文忠公始以太子少師帶觀文殿學士致仕示特恩也故謝表云道愧師儒乃忝春宮之峻秩身居獻畝猶兼書殿之隆名自是以爲例

國朝侍從以上自有寄祿官如左右正言二史給諫吏禮部郎中之類是也若庶僚曾經飾擢至

於雜流甄敘悉皆有別一見刺字便知涇渭元豐官制既行混而爲一故王荆公有流品不分之語

舊制如侍從致仕轉官遺表贈四官皆自其合遷官上加之今則寄祿官至陞朝轉贈僅止員郎而已

蒲傳正在翰林因入對神宗曰學士職清地近非它官比而官儀未寵自今宜加佩魚遂著爲令見于神宗實錄東坡先生謝入翰林表曰玉堂

賜篆仰淳化之彌文寶帶重金佩元豐之新渥
中書舍人繫紅鞓犀帶自葉少蘊始見姚令威
叢語而石林自記却不及舊假服色不佩魚崇
寧末王照尚書詳定勑令啟請許之自是爲例
仍許入銜具載詔書其後以除勑中不載多不
署魚袋二字
國朝凡登從班無在外閑居者有罪則落職歸班
亦奉朝請或黜守偏州甚者乃分司安置不然
則告老掛冠熙寧間始置在外宮觀本王荊公

意以處異論者而荆公首以觀使閑居鍾山者八年

官制後惟光祿大夫及中散朝議二大夫分左右增磨勘而已初非以科第也元祐間范忠宣當國始帶左右紹聖初罷去事見常希古奏疏大觀二年又置中奉奉直二大夫徽中散朝議左右字紹興初樞密院編修官楊愿啟請再分左右自是以出身爲重

前宰相爲樞密使者宋元憲富鄭公文潞公陳秀

公宣和二年鄭華原以故相領院事紹興七年秦師垣亦以前揆拜樞密使未幾復登庸近歲張魏公亦然李邦直許沖元曾令綽韓師朴爲二府後皆再入爲尚書然不久復柄用惟令綽竟止八座

舊制樞密使知樞密院奏薦子弟皆補班行故富鄭公之子紹京文潞公之子貽慶皆爲閤門祗候元豐後方授文資

神宗朝詔樞密院編修經武要略以都承旨張誠

一提舉誠一武臣也乞差編修官二員時王正仲胡完夫爲館職詔令兼之是夕忽御批提舉改作管勾詰朝執政啟上所以上云已差館職編修豈可令武臣提舉而樞密院編修自此始也

樞密院舊皆武臣如都承旨亦然國初二曹俱嘗爲之熙寧中王荊公怒李評罷去命曾令綽爲都承旨自是方文武互用矣

仁宗以大中祥符七年由慶國公出閤隆興初湯

特進封慶國公明清嘗以故事啟之遂上章辭不敢受改封榮國公王將明白蒙亨宣和間皆封慶公而不辭豈一時忘之耶

政和中詔天下州縣官皆帶提舉管勾學事時姚麟以節度使守蔡州建言乞免繫階朝廷許之

靖康初除去紹興中復增但改庶官爲主管時孟信安仁仲來帥會稽先人寓居孟氏與家間契分甚厚仁仲以兄事先人入境語先人云忠厚與秦會之雖爲僚壻而每懷疑心今省謁欵

宮先入朝然後開府從兄求一不傷時忌對劄先人舉此仁仲大喜爲援麟舊請草牘以上奏入即可尋又降旨自此武臣帥守並免入銜行之至今

國朝范魯公質王文獻溥魏宣懿仁浦秉鈞史館昭文集賢三相俱全太宗初即位薛文惠居正沈恭惠倫盧大戎多遜眞宗咸平二年李文靖沆向文簡敏中呂文穆蒙正仁宗至和二年劉文忠沆文潞公彥博富韓公弼元祐初司馬溫

公爲左僕射文潞公平章軍國重事呂正獻平章軍國事皆三相也至三年溫公薨文呂二公在位而呂汲公大防范忠宣純仁爲左右僕射殆四相然不久也

本朝宰相兼公師者范魯公王文獻趙韓王薛文惠王文貞丁晉公馮文懿王文公呂文靖韓忠獻曾宣靖富韓公文潞公呂正獻蔡師垣秦師垣陳魯公而已餘皆罷政後方拜近日惟張魏公自外以少傅再拜右揆

本朝三入相者趙韓王呂文穆文靖張鄧公文潞公蔡元長雖四入而不克有終

國朝自外拜相者文潞公韓康公章子厚近年陳原公亦曠典也

元符末曾文肅自知樞拜相公弟文昭爲翰林鑰宿禁中面對喻旨草麻文昭力辭上云弟草兄麻太平美事禁中已撿見韓絳故事矣不須辭文昭始拜命蓋熙寧初韓康公入相實持國當制國朝以來兩家而已金坡遺事載錢希白爲

文僖草麻雖云儀同鈞衡實未嘗秉政也是時母氏年九歲偶至東府門外觀閱歸告文肅云翁翁明日相矣適見快行家宣叔翁入內甚急以是逆料已而果然

國朝宰相享耆壽者宋惠安八十張鄧公八十六陳文惠八十二富文公八十一杜祁公八十宋元獻七十九李文定七十七曾宣靖八十龐潁公七十六蘇丞相八十二文潞公雖至九十四而蘧廬秩中蔡下垣亦八十晚節拘籍南遷殂

於中路不得全有富貴考終

本朝名公多厄於六十六韓忠獻歐陽文忠王荊公蘇翰林而秦師垣復獲預其數呂正惠呂文穆亦然

本朝宰相登庸年少者常山春明退朝錄備見之然無逾近歲范覺民丞相廷告日方三十一但壽止三十七其後張魏公入相亦未四十且太夫人康健罷相之後遷謫居外幾二十年後雖入竟不拜元宰

國朝身爲宰相壽考康寧再見其子入政府者惟曾宣靖一人而已

呂文穆相太宗猶子文靖參眞宗政事相仁宗文靖子惠穆爲英宗副樞爲神宗樞使次子正獻爲神宗知樞相哲宗正獻孫舜徒爲太上皇右丞相繼執七朝政眞盛事也

本朝一家爲宰執者呂氏最盛既列于前矣父子兄弟者韓忠憲億子康公絳黃門維莊敏縝范文正仲淹子忠宣純仁左轄純禮石元懿熙載

子文定中立呂參政餘慶弟正惠端陳參政恕子恭公執中曹武惠彬子武穆璋任安惠中師弟康懿中正張參政洎孫左轄璨王惠獻化基子安簡舉正陳文忠堯叟弟文惠堯佐王文獻溥孫康靖貽永章文獻得象從孫壯愍奈丞相惇王樞密博文子忠簡疇吳正肅育弟正惠充曾宣靖公亮子樞密孝寬韓魏公琦子文定忠彥曾孫樞密肖胄胡文恭宿姚左丞宗愈張榮僖耆曾孫忠文叔夜梁懿肅適孫中書子美蔡

忠懷確子樞密懋林文節希從子中書攄蔡太師京子樞密攸鄧樞密洵武弟左轄洵仁近日如錢參政端禮之於文僖史簽書才從子丞相浩亦一家而洪右相适樞密遵爲伯仲數十年未嘗見也王文公安石弟左轄安禮富韓公弼孫知樞直柔

韓循之奉常治之妻魯國太夫人文氏潞公之孫魏公之孫婦儀公之冢婦吕惠穆之外孫魯簡肅之外曾孫吕文靖之曾外孫身見其子肖胃

爲樞密增鄭億年爲資政殿大學士儀同執政他子與孫俱被飾擢壽隃八秩婦人中罕有唐張延賞苗夫人可儷之也

錢武肅鏐自唐乾寧中盡有二浙之地享國五世至忠懿王俶以版圖來歸改封鄧國王子弟皆換節旄其後弟十四子文僖惟演以文章進仕昭陵爲樞密使文僖子次對暄次對子景臻尚秦魯公主位至少保生子伯誠忱亦至少師它子悉建節伯誠子處和端禮今參知政事忠懿

兄廢王悰之子希白易希白子修懿明逸子飛
彥遠兄弟對掌內外制父子又中大科子飛子
穆勰元祐中入禁林穆子遜叔伯言至樞密直
學士他位顯庸尚多雖間有以肺腑進然富貴
文物三百年相續前代所未見也
晏元獻夫人王氏國初勳臣超之女樞密使德用
之妹也元獻壻富鄭公也鄭公壻馮文簡文簡
孫壻蔡彥清朱聖予聖予女適滕子濟俱爲執
政元獻有古硯一奇甚王氏舊物也諸女相授

號傳壻硯今藏滕氏朱之孫女適洪景嚴近又登二府亦盛事也又有古犀帶一亦元獻舊物今亦藏滕氏明清嘗於子濟子珙處見之

本朝居政府在具慶下者王文獻盧大戎包孝肅張文孝吳長文吳正肅呂吉父章子后安厚卿馮彥爲曾令綽王彥霖李士美王將明蔡居安林彥振王元忠

本朝狀元登庸者呂文穆李文定王文正宋元憲故詩人有云皇朝四十三龍首身到黃扉止四

人王文安覽之不悅後數十年李士美何文縝亦以廷魁至鼎席

唐朝世掌絲綸以爲美談而本朝以來兄弟居禁林者實可象儀弟望之儼宋元憲景文王荆公和父韓康公持國蘇翰林子由曾文肅文昭蔡元長元度鄧子常子文張康伯實老宇文仲達叔通父子則李文正昌武晁文元文莊梁翰林固懿肅適蔡文忠仲遠延慶錢希白子飛蘇儀甫子容一家則張尚書洎唐公瓌遂明璟范蜀

公子功淳父元長而淳父元長又父子也錢氏又有純老穆父焉葉道卿少蘊而蔡君謨之於元長兄弟亦一族也外制則前人俱嘗掌之惟曾南豐與文昭文肅兄弟三人焉孔經父常父劉邠父贛父與從子少馮又對掌內外制也近日於洪忠宣父子再見之

雍孝聞蜀士之秀也元符末有聲太學學者推重之崇寧初省試奏名第一前此婁上封事剴切九重固已默識其名至是殿策中力詆二蔡及

時政未便者徽宗大怒減死竄海外宣和末上思其忠親批云雍孝聞昨上書致罹刑辟忠誠可嘉特開落過犯授修武郎閤門宣贊舍人命放而孝開死矣於是錄其子子純爲右選紹興初從張魏公入蜀魏公令屬趙喆軍中喆誅子純坐編管既死魏公憐之復致其子安行一官紹興間以告訐流領外不知所終三世俱以罪廢與前所紀諸家不伴然亦不幸也

唐朝崔盧李鄭及城南韋杜二家蟬聯珪組世爲

顯著至本朝絕無聞人自祖宗以來故家以眞定韓氏爲首忠憲公家也忠憲諸子名連系字康公兄弟也生宗字宗生子名從玉字玉生子從日字日生元字元生子從水字居京師廷有桐木都人以桐樹目之以別相韓焉相韓則魏公家也魏公生儀公兄弟名連彥字彥生子名從口字口生子從冑字冑之子名連三畫或謂魏公之命以其名琦字析焉東萊呂氏文穆家也文穆諸子文靖兄弟也名連簡字簡字生公

字公字生希字希字生問字問字生中字中字生大字大字生祖字河內向氏文簡公家也文簡諸子名連傳字傳字生子從系字系字生從宗字欽聖憲肅兄弟也宗字生子字子字生水字水字生土字土字生公字兩浙錢氏文僖兄弟名連惟字惟字生日字日字生景字景字生心字心字生之字在長主孫則連端字賜名也曹武惠諸子名連玉字玉字生人字慈聖光獻昆季也人字生言字言字生日字日字生水字

水字生綵字高武烈諸子連遵字遵字生士字宣仁聖烈兄弟也士字生公字公字生世字世字生之字晁文元諸子名連宗字文莊兄弟也宗字生仲字仲字生端字端字生之字之字生公字公字生子字李文定本甄城人既徙京師都人呼爲濮州李家李文和居永寧坊有園亭之勝築高樓臨道邊呼爲看樓李家李邯鄲宅並念佛橋以橋名目之陳文惠居近金水門以門名目之王文貞手植三槐于廷都人以三槐

表之王文正本北海人以青州王氏別之王景彝居太子巷以巷名目之王審琦太師九子以九院呼之張榮僖以位顯名以侍中家目之賈文元居廂後宋宣獻居宣明坊亦以巷名目之宋元獻兄弟安陸人以安州表以上數家派源既繁名不盡連矣在江南則兩曾氏宣靖與南豐是也曾文清兄弟亦以儒學顯又三族矣三蘇氏太簡儀父明允兩范氏蜀公與文正是也若莆田之蔡白沙之蕭毗陵之胡會稽之石番

陽之陳新安之汪吳興之沈龍泉州之鮑皆爲今之望族而都城專以戚里名家又數家不能悉數也

建州浦城最爲僻邑而四甲族皆本縣人楊氏則起于文莊章氏則肇自郇公蓋練夫人孫夫人陰德世多傳焉黃氏本于子思陳氏本于秀公軒裳極盛今仕途所至有之

浦城章氏盡有諸元子平爲廷試魁而表民望之制科第一子厚惇開封府元正夫參鎖廳元正

夫子綜爲國學元子厚子援爲省元次子持爲別試元其後自閩徙居吳中族屬旣殷簪裳益茂至今放牓必有居上列者章氏自有登科題名石刻在建陽

揮麈前錄卷三

太上皇帝中興之初蜀中有大族犯御名之嫌者而遊宦參差不齊倉卒之間各易其姓仍其字而更其音者勾濤是也加金字者鉤光祖是也加絲字者絇紡是也加草頭者苟諶是也改爲句者句思是也增而爲句龍者如淵是也繇是析爲數家累世之後昏媚將不復別文潞公自云敬暉之後以國初翼祖諱而改今有苟氏子孫與文氏所云相同葢本一族亦是仕于南北

失於相照與此相類

李昌武宗諤之子昭遘十八歲鎖廳及第昭遘子杲卿杲卿子士廉皆不逾是歲登甲科凡三世俱曾爲探花郎亦衣冠之盛事也

吳越國忠獻王錢佐薨其弟倧襲位未幾爲其大將胡進思所廢時忠懿王俶爲台州刺史進思迎立之元豐中王之孫暄知台州其子景臻自郡入都遇尚仁宗女是爲秦魯長主靖康末胡騎犯闕主避狄南來因遂卜居後數年詔卽州

賜第主享之二十年壽八十六薨於天台其子伯誠居之又二十年官至少師年亦八十餘少師子卽處和也處和之女又自台州被選爲王妃去歲處和旣爲執政別營甲第南北相望甚夥一家盛事常占此境

官制行置左右丞二府中班最下無有爰立者元祐中蘇子容丞相自左轄登庸時以爲異恩崇寧初徽宗亟欲相蔡元長遂用此故事時有獻詩者曰磊落儀形眞漢相闊疎恩禮舊蘇公紹

與初呂元直自簽書樞密院入相前此所無也張坦乃張說之子敬翔爲敬暉之孫本朝劉溫叟以父名岳終身不聽樂至其孫几乃自度曲預修樂書可笑近有吳鑄者乃國初功臣吳廷祚之後祖元扆復尚主而失節於劉豫仕僞庭至樞密使爲其用事此一律吁可歎哉李叔佐云本朝以來以遺逸起達者惟种明逸常夷甫二人而已徽宗朝王易簡蔡宗呂注自布衣拜崇政殿說書然薦紳間多不與之也王君儀尹彦明

後亦登禁從距今亦三十年矣雖屢下求賢之
詔州郡間有不應聘者而羔雁不至於巖穴也
易簡即寓之父九江人大觀中家祖守郡首薦
之其後改節以媚權臣官至資政殿大學士寓
仕靖康驟拜二府被命使虜託夢寐以辭行欽
宗震怒竄嶺外父子南下中途爲盜所害寓字
元忠

國初每歲放牓取士極少如安德裕作魁日九人
而已蓋天下未混一也至太宗朝浸多所得率

江南之秀其後又別立分數考校五路舉子以北人拙於詞令故優取熙寧三年廷試罷三題專以策取士非雜犯不復黜然五路舉人尤爲疎略黃道夫牓傳臚至第四甲党鑄卷子神宗大笑曰此人何由過省知舉舒信道對以五路人用分數取末名過省上命降作第五甲末自後人益以廣宣和七年沈元用牓正奏名殿試至八百五人蓋燕雲免省者既衆天下赴南宮試者萬人前後無踰此歲之盛

崇寧中以王荊公配宣聖亞兗公而居鄒公之上故遷鄒于兗之次靖康初詔黜荊公但舁塑像不復移鄒公於舊位至今天下庠序悉兗鄒並列而虛右雖後來重建者舉皆沿襲而竟不能革也沈文伯云

劉器之晚居南京馬巨濟涓作少尹巨濟廷試日器之作詳定官所取也而巨濟每見器之未嘗修門生之敬器之不平因以語客客以諷巨濟巨濟曰不然凡省闈解送則有主文故所取士

得以稱門生殿試蓋天子自爲座主豈可復稱門生於他人幸此以謝劉公也客以告器之之歎服其說自是甚懽陸務觀云

亾友辟叔器家有關外侯印甚奇古後考之魏建安二十三年嘗置此名也又友人家有盪虜將軍章又明清有橫武將軍印皆不可考伯氏有新遷長印後考前漢書乃新室嘗以上蔡爲新遷也及友人家多睦子家丞印多睦郡名既亾子之家丞秩甚卑然篆文印樣皆出諸印右嘗

撫得之或云亦王莽時印畢少董家有雍未央姓名見於急就章

明清少游外家年十八九時從舅氏曾宏父守台州有筆吏楊滌者能詩亦可觀言其外氏唐元相國之裔一日持告身來乃徵之拜相綸軸也銷金雲鳳綾新若手未觸白樂天行并書後有畢文簡夏文莊元章簡諸公跋識甚多尋聞爲秦熺所取恨當時不能入石至今往來于中也

又丹陽呂城閘北委巷竹林中有李格秀才者

自云唐宗室系本太鄭王房出其遠祖武德正觀以來告命敕書凡百餘亦有辭少保顏魯公書者奇甚明清每語親舊經籍不惜一訪而閱之李生亦不靳人之觀也

文中子王通隋末大儒歐陽文忠公宋景文修唐書房杜傳中略不及其姓名或云其書阮逸所撰未必有其人然唐李習之嘗有讀文中子而劉禹錫作王華卿墓銘序載其家世行事甚詳云門多偉人則與書所言合矣何疑之有又皮

日休有文中子碑見于文粹

歐陽文忠公父名觀文多避之如碧落碑在絳州龍興宮之類蘇東坡祖名序文多云引或作叙近爲文者或倣此不知兩先生之意也

賜生辰器幣起于唐以寵藩鎮五代至遣使命周世宗眷遇魏宜懿始以賜之自是執政爲例

至和三年宋元憲建言慶曆郊祀赦書許文武官立家廟而有司終不能推述先典明諭上指因循顧望遂踰十載使王公薦紳下同閭巷昭穆

雜用家人緣媮習弊甚可嗟也臣近因進對婁聞聖言謂諸臣專殖第産不立私廟豈朝廷勸戒有所未孚將風教頹齡終不可復反復至意形于歎息臣每求諸臣所以未即建立者誠亦有由葢古今異儀封爵殊制自疑成殫遂格詔書禮官既不講求私家何由擅立且未信而望誠者上難必責從善而設教者下或有違若欲必如三代有家嫡世封之重山川國邑之常然後議之則墜典無可復之期矣夫建宗祏序昭

穆別貴賤之等所以爲孝雖有過差是過爲孝
殖産利營居室遺子孫之業或與民爭利顧不
以爲恥逮夫立廟則曰不敢寧所謂去小違古
而就大違古者今諸儒之惑不亦甚乎於是下
兩制與禮官祥定制度而王文安以下定官一
品平章事以上立四廟知樞參政同知樞簽樞
以上前任見任宣徽尚書節度使東宮三少以
上皆立三廟餘官祭於寢凡得立廟者許嫡子
襲爵以主祭其襲爵世降一世死則不得別立

祔廟別祭於寢自當立廟者卽祔其主其子孫承代不許廟祭寢祭並以世數親疎遷祧始得立廟者不祧以始封有不祧者通祭四廟五廟廟因衆子立而長子在則祭以嫡長子主之嫡子死則不傳其子而傳立廟之長凡立廟聽於京師或所居州縣其在京師者不得於裏城及南郊御路之側既如奏仍令別議襲爵之制其後終以有廟之子孫或官微不可以承祭又朝廷難盡推襲恩之典遂不果行其略已見宋次

道退朝錄至嘉祐中文潞公爲相乃上章引禮官詳定制度平章事以上許立四廟欲乞於河南府營創廟詔從之政和中蔡元長賜宅京師援潞公之請既允所奏且命禮制局鑄造家廟祭器并余丞相深以下二府皆賜之紹興中秦會之表勳錫第又舉二例詔令討論悉如政和之制云

錢宣靖呂文靖知制誥衣綠張益之友直鄧公子也爲天章閣待制勾當三班院侍宴集英殿猶

衣緋仁宗顧見即賜金紫呂文穆李仲詢及許沖元爲兩制衣緋蔡元長王子發官制行後爲中書舍人皆衣緋賈季華琰爲樞密直學士正諫大夫衣綠

本朝父子狀元及第張去華子師德梁顥子固兄弟孫何孫僅陳堯佐堯咨四家而已後來沈文通孫晦以祖孫相繼近年許克昌寔許安世之親姪孫而王資深子洋俱爲榜眼

舊制監司雖官甚卑遇前執政宰藩亦肩輿升廳

事宣和初辟肇明自兩地出守淮南有轉運判官年少新進輕脫之甚肇明每不堪之到官未幾肇明還舊廳因與首台蔡元長語及之且云乘轎直抵脚踏子始下呵輿之聲驚耳至今爲之重聽其他可知也元長大不平翊日降旨諸路監司遇前宰執帥守處即入客位通謁自是爲例王孟玉云

熙寧中神宗命館職張載往兩浙劾知明州苗振呂正獻與御史程伯淳俱言載賢者不當使鞫

獄上曰鞫獄豈賢者不可爲之事邪弗許

明清家有徐東湖所記太上皇帝聖語其略曰大宗正行司將至行在南班宗子所居當作屋百間上曰修營舍宇固非今所急然事有不得已者故春秋於此事得其時制則不書不書者聖人之所許也近時營造之制一下百姓輒受弊葢緣州縣便行科配矣又嘗語宰臣等曰爲法不可過有輕重惟是可以必行則人不敢犯太重則決不能行太輕則不足禁姦朕嘗語徐俯

異時宮中有所禁初令之曰必行軍法而犯者不止朕深推其理但以常法處之後更無犯者乃知立法貴在中制所以決可行也

淳化三年西夏李繼捧遣使獻鶻號海東青上賜詔曰朕久罷畋遊盡放鷹犬卿地控邊塞時出捕獵今還以賜卿可領之也宣和末耶律禧繇此失國烏乎太宗聖矣哉

元祐名卿朱紱者君子人也嘗登禁從紹聖初不幸坐黨錮崇寧間亦有朱紱者蘇州人初登第

欲希晉用上疏自陳與姦人同姓名恐天下後世以爲疑遂易名誖字曰聖予蔡元長果大喜不次峻擢位至右丞未及正謝而卒年方四十辭叔器云

熙寧中御史言徐德占奉祠太廟嘗廣坐云仁宗有遺行詔問狀坐客客不敢對以爲無德占云臣比行事至章懿太后室因爲客言章懿實生仁宗而不及養後以帝女降后之姪瑋主乃與瑋不協使仁宗有遺恨臣實洪州人聲音之訛

遂至風聞上以其言有理笑而薄罰之

宣和中蔡居安提舉祕書省夏日會館職于道山食瓜居安令坐上徵瓜事各疏所憶每一條食一片坐客不敢盡言居安所徵爲優欲畢校書郎董彥遠連徵數事皆所未聞悉有據依咸嘆服之識者謂彥遠必不能安後數日果補外蘇訓直云

曾文肅帥定一日晨起忽語諸子曰吾必爲宰相然須南遷啓其所以公曰吾昨夕夢衣十郎綠

袍北向謝恩豈非它日貶司戶之徵乎後十年果登庸既爲蔡元長所擠徙居衡陽已而就降廉州司戶參軍敕到取幼子紱朝服以拜命果符前夢十郎即紱排行也

韓似夫與先子言頃使金國見虜主所繫犀帶倒透中正透如圓鏡狀光彩絢目似夫注視久之虜主曰此石晉少主歸獻耶律氏者唐世所寶日月帶也又命取磁盆一枚示似夫云此亦石主所獻中有畫雙鯉存焉水滿則跳躍如生覆

之無它矣二物誠絕代之珍也盆葢見之范蜀公記事矣

建隆遺事世稱王元之所述其間帥多誣誨之詞至於稱趙普盧多遜受遺昌陵尤爲舛繆案國史韓王以開寶六年八月免相至太平興國六年九月始再秉衡鈞當太祖升遐時政在外何緣前一日與盧丞相同見于寢耶稱太祖長子德昭爲南陽王又誤矣初未嘗有此封元之當時近臣又秉史筆豈不詳知且載秦王傳中云

云安有淳化三年而見三朝國史秦王傳邪可謂亂道此特人託名爲之又案元之自有小畜集序及三黜賦與國史本傳俱云淳化二年自知制誥舍人貶商州至道二年自翰林學士黜守滁上咸平二年守本官知齊安郡而此序年月次序悉皆顛錯其僞也明矣

張賢良咸漢陽人應制舉初出蜀過夔州郡將知名士也一見遇之甚厚因問曰四科優劣之差見於何書張無以對守曰載孟子注中因檢示

之且曰不可不牢攏之也張道中漫思索著論成篇至都閫試六論以此爲首題張更不注思而就主文錢穆父覽之大喜過閫第一黃六丈叔愚能記守之姓名嘗以見告今已忘之張卽魏公廼翁也

唐文皇聚一時名流于册府始有十八學士之號後來凡居館殿者皆稱之國朝以來仕于外非兩制則雖帥守監司止呼寄祿官惟通判多從館中帶職出補如蔡君謨湖州歐陽文忠公滑

州王荊公舒州東坡先生杭州如此之類甚多劉贛父赴泰倅詩云壁門金闕倚天開五見宮花落早梅明日扁舟滄海去却尋雲氣望蓬萊葢在道山五載然後得之學士之稱施于外者繇通判而然今外廷過呼大可笑矣

建炎巳酉歲二月金人舉國南寇時太上駐蹕維揚虜既次臨淮郡相距甚邇有招信尉以所部弓手百餘人拒敵是日也塵氛蔽日虜初不測其多寡遂相拒踰半日尉與衆竟死不退於是

探騎得疾走上聞乘輿百寮僅得南度儻非尉
悉力以扼其鋒俾探騎得上聞則殆矣尉之姓
名不傳於世可恨友人王彥國獻臣能道其詳
他日當問之爲求大手筆作傳近見程可久云
尉姓孫亦嘗以白國史汪聖錫矣（後聞孫名榮）
三朝史錢儼傳云儼能飲酒百巵不醉嘗患無敵
或言一軍校差可倫擬問其狀曰飲酒多手益
恭儼曰此亦變常非善飲也東軒筆錄云馮文
簡在太原以書姬王靈芝曰并門歌舞妙麗吾

閉目不窺但日與和甫談禪耳平父答曰所謂禪者只恐明公未達耳蓋閉目不窺已是一重公案馮深伏其言以二條觀之萬事莫不安於自然也

本朝及五代以來吏部給初出身官付身不惟著歲數兼說形貌如云長身品紫棠色有髭髯大眼面有若干痕記或云短小無髭眼小面瘢痕之類以防僞冒至元豐改官制始除之靖康之亂衣冠南渡承襲僞冒盜名字者多矣不可稽

考乃知舊制不爲無意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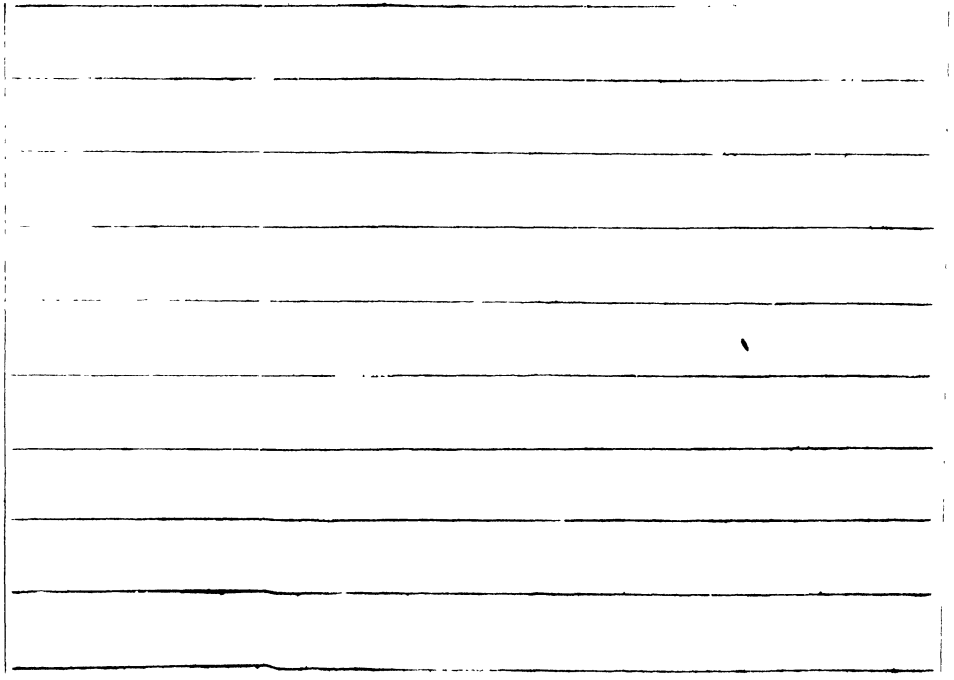
靖康間欲追褒司馬溫公輿論以謂惟范忠宣在元祐間尤爲厚德可儷而有司一時鹵莽乃誤書文正之名批旨行下遂俱贈太師益不知文正以忠宣德孺爲宰執已追贈至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魏國公久矣適何文縝在中書以鄉曲之故乃以張天覺厠名其間亦贈太保而天覺熙寧中自選人受章子厚知引爲察官事見邵氏辯誣爲舒信道發其私書貶斥流落于外

紹聖初子厚秉鈞再薦登言路攻擊元祐諸賢不遺餘力至欲發溫公呂正獻公之墓賴曾文肅公力啓于泰陵始免其爲慘酷甚矣晚既免相末年以校讎道藏復職又有二蘇狂率三孔闊疎之表詩有每聞同列進不覺寸心忪之句常希古亦力言其姦後來閩中書坊開骨鯁集輒刊靖康詔書于首繇此天下翕然推尊之事有僥幸乃如此者可發一歎張文老云

建炎末贈黃魯直秦少游及晁无咎張文潛俱爲

直龍圖閣文潛生前紹聖初自起居舍人出帶
此職蓋甚久亦有司一時稽考之失也
李成字咸熙系出長安唐之後裔五代避地徙家
營丘弱而聰敏長而高邁性嗜盃酒善琴奕妙
畫山水好爲歌詩瑣屑細務未嘗經意周世宗
時樞密使王朴與之友善特器重之嘗召赴輦
下會朴之亾因放誕酣飲慷慨悲歌遨遊搢紳
間太府卿衞融守淮陽遣幣延請客家于陳日
肆觴詠病酒而卒壽四十九子覺仕太宗兩歷

國子博士其後以覺贈至光祿寺丞云此宋白撰志文大略如此王著書徐鉉篆覺字仲明列三朝國史儒學傳叙其世家又同覺子宥仕至諫議大夫知制誥有傳載兩朝史傳云祖成五代末以詩酒遊公卿間善暮寫山水至得意處殆非筆墨所成人欲求者先爲置酒酒酣落筆烟雲萬狀世傳以爲寶歐陽文忠公歸田錄乃云李成仕本朝尚書郎固已誤矣而米元章畫史復云贈銀青光祿大夫又甚誤也



揮麈前錄卷四

王絲字敦素越之蕭山人景祐初爲縣令會歲歉絲每家支錢一千以濟之期以明年夏輸絹壹匹邑人大受其惠稱爲德政繇此當路薦之益是時一縑售價不逾其數爾仕止郎曹典州而已范文正公爲作墓誌具載其事王荆公當國倣其法施之天下號爲和買久之本錢既不復俵且有折帛之害世誤傳始於王儀仲素儀仲文正公之子早卽貴達未嘗爲邑官至八座没

諡懿敏國史本傳可考其子輩字定國與東坡先生游李定字仲求洪州人晏元獻公之甥文亦奇欲預賽神會而蘇子美以其任子距之致興大獄梅聖俞謂一客不得食覆鼎傷衆賓者也其孫卽商老彭以詩名列江西派中又李定字資深元豐御史中丞其孫方叔正民兄弟皆顯名一時揚州人又李定嘉祐治平以來以風采聞嘗遍歷天下諸路計度轉運使官制未行老于正卿乃敦老如岡之祖葢濟南人也同姓

名者凡三人世亦多指而爲一不可不辯李豪陽翟人東坡先生門下士亦字方叔兩方叔俱以文鳴詩章又多互傳於世

郭稹字仲微仕至龍圖閣學士權知開封府幼孤母邊更嫁王氏旣而母亾稹解官服喪知禮院宋祁言稹服喪爲過禮請下有司博議因馮元等奏聽解官申心喪始此

太祖皇帝立極之初西蜀未下益州三泉縣令間道馳騎齎賀表率先至闕下上大喜平蜀後詔

令三泉縣不隸州郡遇賀慶許發表章直達棚前至今甲令每於諸州軍監下注云三泉縣同是矣元符末龔言序爲縣尉婦弟江端本子之薄遊至邑令簿素與龔不叶相帥遊山經宿未回龔攝縣事忽赦書至徽宗登寶位龔即宣詔稱賀偶未有子丞令子之奉表詣都令歸已無及銓曹以初品官無奏異姓無服親之文沮之子之早負俊名曾文肅當國爲將上取旨特補河南府助教今之上州文學也後子之官與職

俱至正郎一時以爲異事紹興初四川制司建言陞縣爲軍失祖宗之指矣

張逸字天隱鄭州人登進士初嘗以樞密直學士知益州蜀人諳其民風華陽縣鄉長殺人誣道旁者縣吏受財獄具乃令殺人者守囚逸曰囚色冤守者氣不直豈守者殺人乎囚始敢言而守者果服立誅之蜀人以爲神歲飢民多殺耕牛食之犯者皆配關中逸奏民殺牛以活將廢穡事今歲小稔請一切放還復其業報可凡四

守益州逸子峋嶷亦有顯名于世嶷諸孫卽端明殿學士澄也

兩朝史章文憲得象傳末云初閩人謠曰南臺沙合出宰相至得象相時沙湧可涉政和六年沙復湧已而余丞相深大拜十餘年前外舅方公務德帥福唐南臺沙忽再湧已而朱漢章葉子昂相繼登庸

昔人最重契義朋從年長則以兄事之齒少以弟或友呼焉父之交遊敬之爲丈見之必拜執子

姪之禮甚恭丈人行者命與其諸郎遊子又有孫各崇輩行略不紊亂如分守之嚴舊例書札止云啓或止稍尊之則再拜雖行高而位崇者不過曰頓首再拜而已非父兄不施覆字宰輔以上方曰台候餘不敢也前輩名卿尺牘中可考今俱不然誠可太息

太平興國六年五月詔遣供奉官王延德殿前承旨白勲使高昌雍熙元年四月延德等叙其行程來上云初自夏州歷玉亭鎮次歷黃羊平其

地平而産黃羊度砂磧無水行人皆載水凡二日次都囉囉族漢使過者遺以財貨謂之打當次歷茅家喎子族臨黃河以羊皮爲囊吹氣實之浮於水或以囊馳牽木柵而度次歷茅女王子開道族行入六窠砂砂深三尺馬不能行行者皆乘橐駝不育五穀砂中生草名登相收之以食次歷樓子山無居人行砂磧中以日爲占旦則背日暮則向日日下則止又行望月亦如之次歷卧羊梁劫特族地有都督山唐回鶻之

地次歷太子大蟲族接契丹界人衣尚錦綿器用金銀馬乳釀酒飲之亦醉次歷屋地目族葢達于于越王子之子次至達千于越王子族此九族達靼中尤尊者次歷拽利王子族有合羅川唐回鶻公主所居之地城基尚在有湯泉池傳曰契丹舊爲回紇牧羊達靼舊爲回紇牧牛回紇徙甘州契丹達靼遂各爭長攻戰次歷阿墩族經馬鬃山望鄉嶺嶺上石庵有李陵題字處次歷格囉美源西方百川所會極望無際鷗

鶖鳧雁之類甚衆次至托邊城亦名李僕射城城中首領號通天王次歷小石州次歷伊州州將陳氏其先自唐開元二年領州凡數十世唐時詔勅尚在地有野蠶生苦參上可爲綿帛有羊尾大而不能走尾重者三斤小者一斤肉如熊白而甚美又有勵石剖之得賓鐵謂之樸鐵石又生胡桐樹經雨即生胡桐律次歷益都次歷納職城在大患鬼魅磧之東南望玉門關甚近地無水草載糧以行凡三日至思谷曰避風

驛本俗法試出詔押御風御風乃息凡八日至
澤田寺高昌聞使至遣人來迎次歷寶莊又歷
六鍾乃至高昌高昌卽西州也其地南距于闐
西南距大石波斯西距西天步露沙雪山蔥嶺
皆數千里地無雨雪而極熱每盛暑人皆穿池
爲穴以處飛鳥羣萃河濱或起飛卽爲日氣所
爍墜而傷翼屋室覆以白堊開寶二年雨及五
寸卽廬舍多壞有水出金嶺導之周繞國城以
溉田園作水碓地産五穀惟無喬麥貴人食馬

餘食牛及鳧雁樂多空篌出貂鼠白氈綉文花藥布俗多騎射婦人戴油帽謂之蘇幕遮用開元七年曆以三月九日爲寒食餘二社冬至亦然以銀或鍮爲筒貯水激以相射或以水交潑爲戲謂之壓陽氣去病好遊賞行者必抱樂器佛寺五十餘區皆唐朝所賜額寺中有大藏經唐韻玉篇經音等居民春月多遊羣聚遨樂於其間遊者馬上持弓矢射諸物謂之禳災有勅書樓藏唐太宗明皇御札詔勅緘鎖甚謹後有

摩尼寺波斯僧各持其法佛經所謂外道者也統有南突厥北突厥大衆熨小衆熨樣磨割祿黠戛司末蠻格哆族預龍族之名甚衆國中無貧民絕食者共振之人多壽考率百餘歲絕無天死時四月獅子王避暑於北廷以其舅阿多于越守國先遣人致意於延德曰我王舅也使者拜我乎延德曰持朝命而來禮不當拜復問曰見王拜乎延德曰禮亦不當拜阿多于越復數日始出相見然其禮頗恭獅子王邀延德至

其北庭歷交河州凡六日至金嶺口寶貨所出又兩日至漢家寨又五日上金嶺溫嶺卽多雨雪上有龍王刻石記云小雪山也嶺上有積雪行人皆服毛罽度嶺一日至北廷憩高臺寺其王烹羊馬以具饍尤豐潔地多馬王及王后太子各養馬牧放於平川中彌亘百餘里以毛色分別爲羣莫知其數北廷川長廣數千里鷹鷂鵰鶻之所生多美草下生花砂鼠大如鼲鼯禽捕食之其王遣人來言擇日以見使者願無訝

其淹久至七日見其王及王子侍者皆東向拜受賜旁有持磬者擊以節拜王聞磬聲乃拜既而王之兒女親屬皆出羅拜以受賜遂張樂飲燕爲優戲至暮明日泛舟於池中池四面作鼓樂又明日遊佛寺曰應運泰寧之寺正觀十四年造北廷北山中出硇砂山中常有煙氣湧起而無雲霧且又光燄若炬照見禽鼠皆赤采硇砂者著木底鞾若皮爲底者即焦下有穴生清泥出穴外即變爲砂石土人取以治皮城中多

樓臺草木人白皙端正惟工巧善治金銀銅鐵爲器及攻玉善馬直絹一疋其駑馬充食者纔直一丈貧者皆食肉西抵安西卽唐之西境七月令延德先還其國其王始至亦聞有契丹使來脅缺以銀槃蔽之謂其王曰聞漢遣使入達靼而道出王境誘王窺邊宜早送至達靼無使久留因云高敞本漢土漢使來覘視封域將有異圖王當察之延德偵知其語因謂王曰犬戎素不順中國今乃反間我欲殺之王固勸乃止

自六年五月離京師七年四月至高昌所歷以詔賜諸蕃君長襲衣金帶贈帛八年春與其謝恩使凡百餘人復循舊路而還雍熙元年四月至京師延德初至達靼之境頗見晉末陷虜者之子孫咸相率遮迎獻飲食問其鄉里親戚意甚悽感留旬日不得去延德之自叙云此雖載于國史而世莫熟知用書于編以俟通道九夷八蠻將使指者或取諸此焉

紹興丙辰明清甫十歲時朱三十五丈希真徐五

丈敦立俱爲正字來過先人先人命明清出拜二公詢以國史中數事隨卽應之無遺繇是受二公非常之知于弱齡希眞之相予多見其詞翰中後二十年明清爲方壻敦立守滁陽以書與外舅云聞近納某字之子爲壻豈非字仲言者乎具道疇昔時事且過相溢美又數年敦立爲貳卿明清偶訪之坐間忽發問曰度今此居號侍郎橋何邪明清卽應以仁宗朝郎簡杭州人以工部侍郎致仕居此里人德之遂以名橋

又問郎表德謂何明清云兩朝國史本傳字簡之王荊公集中有寄郎簡之詩甚稱其賢少焉司馬季思來其去復問明清云溫公兄弟何以不連名明清答以溫公之父天章公生於秋浦故名池從子校理公生于鄉中名里天章長子以三月一日生名旦後守宛陵生仲子名宣晚守浮光得溫公名光承平時光州學中有溫公祠堂存焉敦立大喜曰皆是也且顧坐客云卒然而酬博聞如此可謂俊人矣烏乎敦立今墓

木將棋言之於邑

郭熙画山水名盛昭陵時嘗爲翰林院待詔熙寧初其子思登進士第至龍圖閣直學士更帥三路既貴廣以金帛收贖熙之遺筆以藏於家繇是熙之画人間絕少思亦多材藝有笑談可用集行於世

元祐中呂微仲當軸其兄大忠自陝漕入朝微仲虛正寢以待之大忠辭以相第非便微仲云界以中雷卽私家也卒從微仲之請時安厚卿亦

在政府父日華尚康寧且具慶焉厚卿夫婦偃然居東序時人以此別二公之賢否

姚寬令威明清先友也著西溪殘語考古今事最爲詳備其間一條云舊於會稽得一石碑論海潮依附陰陽時刻極有理不知其誰氏復恐遺失故載之觀古今諸家海潮之說多矣或謂天河激湧葛洪潮說亦云地機翕張見洞眞正一經盧肇以日激水而潮生封演云月周天而潮應挺空入漢山湧而濤隨施師謂僧隱之之言析木大梁月行而水大

見竇叔蒙濤志源殊派異無所適從索隱探微宜伸確論大中祥符九年冬奉詔按察嶺外嘗經合浦郡（廉州）沿南溟而東過海康（雷州）歷陵水（化州）涉恩平（恩州）住南海（廣州）迨由龍川（惠州）抵潮陽（潮州）洎出守會稽（越州）移蒞句章（明州）是以上諸郡皆沿海濱朝夕觀望潮汐之候者有日矣（汐音夕潮退也）得以求之刻漏究之消息（消息進退）十年用心頗有準的大率元氣噓吸天隨氣而漲斂溟渤往來潮順天而進退者也以日者重陽之母陰生於陽故潮附之

於日也月者太陰之精水者陰故潮依之於月也是故隨日而應月依陰而附陽盈於朔望消於朏敷尾切魄於上下弦息於輝朒女六切朔而日見東方故潮有大小焉今起月朔夜半子時潮平於地之子位四刻一十六分半月離於日在地之辰次日移三刻七十二分對月到之位以日臨之次潮必應之過月望復東行潮附日而又西應之至後朔子時四刻一十六分半日月潮水亦俱復會於子位於星知潮當附日而右旋以月

臨子午潮必平矣月在卯酉汐必盡矣或遲速消息又小異而進退盈虛終不失於時期矣或問曰四海潮平來皆有漸唯浙江濤至則巨如山岳奮如雷霆水岸橫飛雪崖俯射澎騰奔激吁可畏也其可怒之理可得聞乎曰或云夾岸有山南曰龕北曰赭二山相對謂之海門岸狹勢逼湧而爲濤耳若言狹逼則東溟自定海縣名屬四明郡吞餘姚奉化二江江以縣爲名一屬會稽一隸四明併之浙江尤甚狹逼潮來不聞濤有聲耳今觀浙江

之口起自纂風亭地名屬會稽北望嘉興大山屬秀州水闊二百餘里故海商舶船怖於上潬水中沙爲潬徒旱切惟泛餘姚小江易舟而浮運河達于杭越矣葢以下有沙潬南北亘乏隔礙洪波歷過潮勢夫月離震兌他潮已生惟浙江水未洎月徑潮吳潮來已半濁浪推滯後水益來於是溢於沙潬猛怒頓湧聲勢激射故起而爲濤耳非江山淺逼使之然也宜哉令威以該洽聞于時恨不能知其人明清心謂必機博之人後以眞宗實

錄考之大中祥符九年以燕肅爲廣東提點刑獄遂取兩朝史燕公傳觀之果嘗自知越州移明州卷末又云嘗著海潮論海潮圖並行于世則知爲燕無疑

明清乾道丙戌冬奉親會稽居多暇日有親朋來過相與晤言可紀者歸考其實而筆錄之隨手盈秩不忍棄去遂名之曰揮麈錄非所以爲書也長至日

明清識

右揮麈錄一編汝陰王仲言所作也紹興辛丑迴侍叔父尉剡叔父出仲言昆仲詩詫曰此皆小汝若干歲雪溪先生諸子也迴茫然自失其後得與仲信仲言游雖服其該洽當時未知學問之有味也越二十年迴塵忝末科試吏于淮壖得奉行政事之在民者因讀荀卿子書曰法不貳後王又讀宣王詩曰周道粲然復興於是思熟於本朝典故者以講論學問士夫間訪之未獲也忽仲言出示此

書乃平昔之所期不謂近出於朋舊之中喜可知也雖然僕有疑焉仲言富於春秋宜以壯烈上佐時用何遽留心於著述若僕輩衰老不適用乃可娛意於簡冊之間耳仲言其懋哉乾道巳丑八月左文林郎饒州德興縣丞沙隨程迥可久跋

九悳素聞仲言多識前言往行眞好古博雅君子願從下風聽餘論聞所未聞爲有日矣今幸同僚于此謂可破此願也而郡邑相距

餘一舍仲言入郭有時不得朝夕見斯心竟未能滿間從清流王孟玉借揮麈錄觀之始所謂窺豹一斑者因手抄之古人有云不見異人當得異書今也見其人得其書何喜如焉因誌于後傾囷倒廩尚冀自此無靳也迪功郎高郵軍教授臨汝郭九憙書

李賢良簡

屢拜手昨日辱下顧殊恨不款經夕伏惟台候客況萬福宣政從臣出處極爲詳備受賜

甚多揮麈錄昨晚與老人伏讀其歎該洽如
屋輩可知愧矣鄭公之說甚善切幸小留以
容乞靈龍山俯就食其祿可也一二同舍郎
與兄厚善皆以爲喜老人亦約同白廟堂且
喻意京兆來早幸過此共飯已約叔度款宏
論不宣屋上覆仲言簽判學士契兄

王知府自跋

丘明子長班范陳壽之書不經它手故議論
歸一自唐太宗修晉書置局設官雖房元齡

褚遂良受詔而許敬宗李義府之徒厠迹其間文字交錯約史自此失矣劉煦之唐書群居正之五代史號爲二氏而職長監修未始措辭嘉祐重命大儒再新唐史歐陽文忠宋景文各析紀傳故直筆斜繆之書出國朝三朝史爲大典之冠而進呈於天聖垂簾之際名臣大節無所叙錄居多或有一事見之數傳褒貶異同自建隆抵于元符信史婁更先人於是七國朝史述焉直欲追倣遷固鋪張

揚厲爲無窮之觀雖前日宗工筆削不敢更易但益以遺落損其重複如一姓父子兄弟附于本傳之次增以宗室宰執世系與夫陟黜歲月三表如唐書之制紹興戊午中執法常公聞其事詔奉祠中視史官之秩尚方給扎奏御及半而一奏專柄不盡以所著達于乙覽獨存副本私室先人棄世野史之禁興告訐之風熾薦紳重足而立明清兄弟居蓬衣白屋所掩匿手澤不復敢留悉化爲煙霧

又十五年巨援没而公道開再命會稽官以物辨訪遺書于家但記憶殘缺以補冊府之闕而已故舊文居多此舉蓋自先祖早授學於六一翁之門命意本于六一其後先人承之故先人遷官制云汝好古博雅自其先世屬詞比事度越輩流痛哉斯文雖不傳于後代而王言可訓于萬世也明清弱齡過庭前言往行探尋舊事黽夕剽聆多歷年所憂苦摧挫萬事瓦解不自意全莫能髣鈐以續先

志乾道之初竊叢祠之祿偏奉山陰親朋相過抵掌劇談偶及昔聞間有可記隨卽考而筆之曰揮麈錄故人程迥可久知名士也覽而大喜手錄而識于後繇是流傳又嘗取司馬文正公百官公卿表與夫陳蘇叔及紹興拜罷錄參考弼臣進退次第年月列爲四圖表置之坐隅以便觀覽今鏤板于閩蜀江浙矣丁酉春覩官行都獲登太史李公仁甫之門命與其子仲信遊春容間偶出二編公一

見稱道再三且以宣政名卿出處下詢如黃寔章子厚之甥不麗其舅而卒老于外方軫蔡元長之姻婭引登言路而首論其非遂罹遠竄潘兌朱動里人不登其門而擯斥李森爲中司不肯觀望王黼窮鄧之網之獄而被逐燕雲之役蓋成於王寀之枉繇盛章父子欲害劉炳兄弟世皆亾其事跡明清不量其愚爲冥搜倫類凡二十餘條摭據依本末告之公益喜大加敬歎又云僕兼攝天官覩銓

牓有臨安龍山監稅見次君可俯就但食其祿而相與討論徐請君于朝以助我明清力辭以名迹不正且非其人而歸未幾公父子俱去國明清餞別于秀州之杉青閘下舟中相持悵然後數年仲信没于蜀公後雖復召領史局而明清適官遠外參辰一見方欲造公而公已下世比焉試邑窮塞公事無多鬱篋復見舊蓁愴念父祖以來平生用心嗟夫師友之淪没言猶在耳孰令聽之邪投老殘

年感歎之餘姑以胸中所存識左方後之攬者亦將太息于斯作淳熙乙巳中元日朝請大夫主管台州崇道觀汝陰王明清書

余讀史至宋每病其蕪蔓糜腐輒為掩卷因搜洪容齋姬令威諸家小說梓而行之以補其一二既閱王仲言揮麈錄多載國史中未見事昔武夷胡氏讀温公通鑑喟然歎曰若登喬嶽天宇澄徹周顧四方悉來獻狀蘇文忠公見曾公亮英宗實録謂劉義仲云此書

詞簡而事備文古而意明當為國朝諸史之冠若王仲言殆無二老之長矣茲錄凡四卷末載程可久郭九德二跋李賢良一簡其自跋云丘明子長班范陳壽之書不經它手故議論歸一真得史家三昧矣虞山毛晉識

揮麈前錄卷四　終

揮麈後錄總目

卷之一

目漢哀帝以來歷代加上皇帝尊號
太祖興王之兆
滁州創端命殿崇奉太祖御容
祖宗規模宏遠
太祖藏弓弩於揚州郡治宣和間得用
祖宗置公庫以待過客欲使人無旅寓之歎
太宗收用舊臣處之編修以役其心

錢氏逢辰錄言朝廷典故甚詳
章獻太后命儒臣編書鏤板禁中
天聖中詔修三朝國史
昭陵降誕之因
神宗聖學非人所及
神宗置封樁庫以爲開拓境土之資
神宗詔史院賜筵史官就席賦詩
錄紹聖謗語與史院
曾布等議復瑤華本末

曾布奏事上深憚服
徽宗好學潛心詞藝
徽宗初郊事迹
程若英上言皆驗
鄧洵武乞正選人官稱
政和中廢毒藥庫并罷貢額
靖康中鄧善詢隨車駕次雍丘召縣令計事
編類元祐黨人立碑刋石
宰相樞密分合因革

史官記事所因者有四
自秦相擅政紀錄不足傳信
太祖誓不殺大臣言官
治平宰執進草熟狀

卷之二

徽宗幸高宗幄次見金龍蜿蜒榻上
高宗閱奏求其生路
高宗與王符瑞
徽宗御製艮嶽記命李質曹組爲古賦并百

詠詩及詔王安中賦詩
近日官制紊亂
歐陽文忠與劉邠父書問荅入閤儀詞
吳縝著唐史糾繆五代史纂誤之因
皇王寶運錄載黃巢王氣一事歐陽文忠未曾見
京官朝參差回綱船乘歸
人不堪命皆去爲盜
宰相奏補于第止授九品京官自呂文穆始

通判運判所舉人數沿革
磨勘進秩自孫何耿望建言始
富文忠封還詞頭盧襄贊執奏不行
張唐英述仁宗政要與嘉祐名臣傳
韓魏公章子厚爲山陵使
韓魏公出判相州不敢預聞國命呂吉父出
守延安乞與樞密同奏事
丞相吳沖卿忌郭逵成功其孫吳倅以左道
伏誅

新法之行施於天下獨永康無和買

邢和叔用章子厚語以荅虜使

呂氏爲侍郎者三人俱有子孫爲相

邵堯夫譏富鄭公肉食者鄙

摠管之摠字但從手不從絲

李濤李撰常本出一族

陳崇儀廟食事因

唐宰相以宗室進者十三人如何史贊乃云

七人

卷之三

熙寧以來宰相封國公
蔡元道作官制舊典事有抵牾
方軫論列蔡京章疏
強淵明上景鍾頌
王寀爲林靈素中傷與劉炳俱見誅
劉康孫啓崔貴妃奪王景彝故弟果報
蔡元長不啓印匣用印印復在匣
張柔直勸蔡元長收拾人材以救喪亂

解習除知河中府以箝口喪軀
蘭亭石刻既存而復失
張達明報唐欽叟令御命誅童貫
馮檝雷觀同爲學官相排
賀子忱李邈詐疾退避
黏罕欲根刷玉牒名字賴秦中丞得免
鄭居中與蔡京交惡
追贈范忠宣誤作文正
溫禹弼與曾文肅相失

蘇東坡作陳公弼傳
卷之四
徽宗燕賞元宵命王安中馮熙載進詩
陳堯臣進退終始事迹
靖康中黃時俛徐揆段光遠三人上虜酋書
張邦昌僭僞事迹
夏人沮黏罕之氣
卷之五
論熙寧以來謚法

材人所畏者尉曹

江氏令樊若水獻下江南之策宋咸鄭毅夫記其事甚詳

蜀孟昶上周世宗書

國朝父子兄弟叔姪聯名顯著

黃巢明馬兒李順皆能逃命於一時

蔡伯俙以神童授官食祿七十五年

張耆燕禁從諸公

韓忠獻四子奏名禮部

卷之六
韓持國入仕首末
王平爲司理不阿旨以殺無辜
李邯鄲命諸子名
司馬温公人望所歸
温公不自矜伐
王荆公死兆
晏元獻元厚之怒人犯父諱
時君卿稱王荆公於上前

蔡持正之父黃裳戒其子必報陳氏
王和父德政如神
汪輔之就試自知登第
滕元發因舍弟申與楊元素失眷
蘇東坡改王兵部滕元發行狀爲墓銘
曾氏一門六人同牓及第
馮京作主文取張芸叟置優等
曾文肅薦王兵部居言路不就
曾文肅爲相首末

中使宣押蔡卞爲右丞
夏人寇慶州老卒保其無他
趙正夫與黃魯直戲劇銜怨切骨
林仲平二子立名
蘇東坡不肯寫司馬文正墓誌
歐陽觀行狀異同
余行之結連外界罪狀
李端叔行狀文章
東坡杭州湖上會客

昭靈侯行狀首末
曾文肅王大卿結爲姻家
卷之七
國朝以來自執政徑登元台
本朝先正御書碑額與御書閣名
滕章敏訪荊公臨別贈言
東坡知舉時劉無言論效醉白堂記
黿以道跋魚枕冠頌
曾文肅夫人招李子約母妻

徐師川改陳虛中判語
蔡元度與門下士觀書壁
楊康功使高麗
方達源乞重脩汴河短垣奏疏
東坡舟次泗上
建中士人與曾蔡啓語雨易
曾文肅賸沙粥
石豫言鄒志完再窴及降復元祐人
毛澤民和蔡元度鴛鴦詩

錢昂輕童貫
黃魯直浯溪碑曾公袞不欲書姓名
郭槩善於擇壻
王慶曾不隨曾國老濟江乃免於難
唐質肅公孫女職受鼇殿名
王岐公在翰苑命門生供經史對
王兵部爲尉驗親識弓手殺人
米元章倚蔡元長凌大漕張勵
呂元直奏除李良輔名

鍾正甫治鄒志完獄劉景鞠謝景思
王氏書爲陳元則所得
葉少蘊書火於弁山李泰發藏書火於秦
東坡在張厚之家再見徐君猷家姬爲之感
動
童貫以承宣使乘犾坐由是爲例
趙諗僞號隆興
高俅本東坡小史

卷之八

陳舉摘魯直塔記貶宜州舉復以進青蛇青
錢罰俸
王彥輔村里侍從
范寥告張懷素變
畢仲游杖張懷素
蔡文饒館李易
李漢老爲李濤五世孫
李諫進萬歲蟾蜍
賈明仲治童貫第得謝踰數萬緡

曾空青極力照矚陳瑩中
王宣贊召劉斯立而距李延年至興獄累賓主
王倫隨李相至禁中自陳於殿下
舍人草東坡復官制院吏教爲結尾
陳述併治鄭良俱死而旅攢竝室
江子我不信卜者之言
朱新仲代王彦昭致語用魯公帖及柳詞
蘇叔黨不從賊脅逼夕痛飲而卒

蘇叔黨屬李植於向伯恭
蔡元長貶潭自歎失人心且作詞以卒
高宗擢用徐師川
葉宗諤得婦人濟江
李元量魁天下

卷之九

王廷秀閱世錄載明受之變甚備
潁彥文記高宗幸海事
高宗命王兵部撰楚州守將趙立死事傳

卷之十
吳傳朋上殿高宗自謂九里松牌不如吳說
王殊掩匿御府器玩服御
高宗從王子裳言釋苗劉鹵掠婦女
錢穆收復平江記
秦會之脩和盟胡銓上書除名張仲宗送行詞削籍
卷之十一
孫仲益作墓碑

徐康國傲忽觸韓璜劉剛
傳崧卿觸二執政名
范擇善遷葦
秦會之荅李元老啓
御史希秦會之言罷鐫汰濫賞
王承可以名同偏旁緣秦會之誣罔以至侍從
周葵言梁仲謨語洩去位
秦會之使馮濟川探高宗意

方庭實强勉入廣
馬子約梁揚祖因議斷强盜罪不咸
朱希眞雪溪集序
名家子知邵州希合秦會之按辛永宗籍其家
解潛爲韓世忠草奏配嶺外
榮茂世不受岳飛父子不軌之訴
曾宏父小輩誦赤壁二賦
高宗問陳桷

秦會之以姚宏不簽名卒以祈雨死大理獄中
熊彥詩賀啓
錢遹迎拜臝寇痛毀時政爲寇所殺
李孝廣以費乂試卷謗訕竄廣南死其子病乂爲崇
方允廸以先得御注老子爲毛達可所賞
譚稹梁師成言早來玉音可畏
孟富文爲執政

王慶曾畏秦會之不爲顯仁償虜使金會之
卒喜
曾吉父荅啓
孫立爲盜得壽州鈐轄印
王公明爲王原所疑
秦師垣謂魏道弼莫胡思亂量
陸農師
揮麈後錄總目終

揮麈後錄卷一

宋 汝陰 王明清 輯
明 海隅 毛 晉 訂

古之尊稱曰皇曰帝曰王自秦并天下始兼皇帝之尊窮寵極崇度越前載後雖有作亦無加焉漢哀帝建平二年待詔夏賀良等言赤精子之讖漢家曆運中衰當再受命宜改元易號詔大赦天下以建平二年爲太初元年號曰陳聖劉太平皇帝宇文周宣帝以大象元年禪位于皇

太子衍自稱天元皇帝唐高宗上元元年帝自稱曰天皇皇后曰天后武后垂拱三年五月尊爲聖母神聖皇帝天授元年九月尊爲聖神皇帝長壽二年九月爲金輪聖神皇帝證聖元年正月爲慈氏越古金輪聖神皇帝天册萬歲元年九月爲天册金輪聖神皇帝中宗反正後神龍元年正月尊爲則天大聖皇帝中宗神龍元年十一月尊號應天皇帝三年八月尊號應天神龍皇帝玄宗先天二年十二月尊號開元神

武皇帝二十七年二月開元聖文神武皇帝天寶元年二月開元天寶聖文神武皇帝七載五月開元天寶聖文神武應道皇帝十三載二月上開元天地大寶聖文神武證道孝德皇帝至德元載七月傳位後肅宗上上皇天帝三載正月上太上至道聖皇天帝乾元元年正月改太上聖皇天帝肅宗正德三載正月尊號光天文武大聖孝感皇帝乾元元年正月上乾元光天孝感皇帝二年正月上乾元大聖光天文武孝

感皇帝代宗廣德元年七月尊號寶應元聖文武仁孝皇帝德宗建中元年正月尊號聖神文武皇帝順宗元和元年正月傳位後憲宗上應乾聖壽太上皇憲宗元和三年正月尊號睿聖文武皇帝十四年七月加元和聖文神武法天應道皇帝穆宗長慶元年七月尊號文武孝德皇帝敬宗寶曆元年四月尊號仁聖文武至神大孝皇帝五年正月加仁聖文武章天成功神德明道大孝皇帝宣宗大中二年正月尊號聖

敬文思神武光孝皇帝懿宗咸通三年正月尊號睿文明聖孝德皇帝十二年正月加睿文英武明德至仁大聖廣孝皇帝僖宗乾符二年正月尊號聖神聰睿仁哲明孝皇帝昭宗大順元年三月尊號聖文睿德光武弘孝皇帝梁太祖開平三年正月尊號睿文聖武廣孝皇帝後唐莊宗同光二年四月尊號昭文睿武至德光孝皇帝明宗長興元年四月尊號聖明神武文德恭孝皇帝四年八月聖明神武廣道法天文德

恭孝皇帝晉高祖天福三年契丹遣使奉尊號英武明義皇帝周太祖聖明文武仁德皇帝國朝太祖乾德元年冬十一月上尊號應天廣運仁聖文武皇帝開寶元年十一月上應天廣運聖文神武明道至德仁孝皇帝四年九月上應天廣運興化成功聖文神武明道至德仁孝皇帝九年正月上應天廣運一統太平聖文神武明道至德仁孝皇帝帝以汾晉未平不欲號一統詔罷之至三月晉王羣臣復上應天廣運立

極居尊聖文神武明道至德仁孝皇帝卒不受太宗太平興國三年十一月上尊號應運統天聖明文武皇帝六年十一月上應運統天睿文英武大聖至明廣孝皇帝九年八月上應運統天睿文英武大聖至明仁德廣孝皇帝端拱二年十二月庚申詔自前所上尊號並宜省去今後四方所上表只稱皇帝宰相呂蒙正等固以爲不可上曰皇帝二字本難兼稱朕欲稱王但嫌與諸王同耳宰相又上表請改上尊號爲法

天崇道文武皇帝後詔省去文武二字淳化元年三月上法天崇道文武皇帝三年九月上法天崇道明聖仁孝文武皇帝至道元年十二月改法天崇道上聖至仁皇帝眞宗咸平二年十一月上尊號崇文廣武聖明仁孝皇帝五年八月上崇文廣武應道章德聖明仁孝皇帝景德二年九月上崇文廣武應乾尊道聖明仁孝皇帝大中祥符元年十二月上崇文廣武儀天尊道寶應章感欽明仁孝皇帝三年七月上崇文

廣武儀天尊道寶應章感欽明上聖至德仁孝皇帝天禧元年正月上崇文廣武感天尊道應眞佑德上聖欽明仁孝皇帝三年正月上體元御極感天尊道應眞寶運文德武功上聖欽明仁孝皇帝乾興元年二月改應天尊道欽明仁孝皇帝仁宗天聖二年十一月上尊號聖文睿武仁明孝德皇帝八年七月上聖文睿武體天欽道仁明孝德皇帝明道二年二月上睿聖文武體天法道仁明孝德皇帝景祐二年十一月

上景祐體天法道仁明孝德皇帝寶元元年十一月上寶元體天法道欽文聰武聖神英睿孝德皇帝康定元年帝以蝗雨之災詔省去睿聖文武四字英宗治平四年正月上尊號曰體乾膺曆文武聖孝皇帝神宗元豐三年七月十六日詔曰朕惟皇以道帝以德王以業因時制名用配其實何必加崇稱號以自飾哉秦漢以來尊天子曰皇帝其亦至矣朕承祖宗之休託士民之上凡虛文煩禮盡已革去而近者有司羣

辟猶咸以號稱見請雖出於歸美報上之忠然非朕所以稽考先王之意今後大禮百官拜表上尊號並罷先是百官上尊號翰林學士司馬光當答詔因言治平二年先帝當郊不受尊號天下莫不稱頌末年有建言者國家與契丹有往來書信彼有尊號而我獨無足爲深恥於是羣臣復以非時上尊號昔漢文帝時單于自稱天地所生日月所置匈奴大單于不聞文帝復爲大名以加之也願陛下追用先帝本意不受

此名上大悅手詔光曰非卿朕不聞此言善爲答詞使中外曉然知朕至誠非欺衆邀名者自是終身不受尊號徽宗大觀元年季秋將行明堂禮大臣議檢舉皇祐故事上爲親降御筆云粤在季秋將行宗祀輔臣有請願舉尊稱浮實之美毋重辭費不須上表今後更不檢舉政和七年四月巳未羣臣上表尊爲教主道君皇帝詔止於敎門章奏中稱不可令天下混用宣和五年七月丁卯太傅楚國公王黼等上皇帝尊

號曰繼天興道敷文成武睿明皇帝御筆批答曰朕獲承至尊兼三王五帝以臨九有之師無有遠邇罔不臣服荷天之鑒四序時若祥瑞洊至薄言興師燕朔歸附大一統于天下蓋祖宗之靈廟社之慶惟我神考詒謀餘烈顧朕何德以堪之而羣公卿士猶以炎黃唐虞之號爲未足稱循末世溢美之辭來上朕甚愧焉所請宜不允凡三上表皆不允自是內外羣臣皇子鄆王楷以下太學諸生耆老等上書以請者甚衆

皆不從宣和七年十二月二十九日上尊號曰教主道君太上皇帝欽宗建炎元年五月初二日上尊號曰孝慈淵聖皇帝高宗皇帝紹興六年六月丁未臣秦檜以太母回鑾之久和議已定士民曹溥等一千三百人詣闕進表乞上尊號上謙抑不受令有司無得復收二十一年三月戊寅上謂宰執曰聞大金有詔上尊號前此士庶婁嘗有請既却而不受秦檜曰盛德之事它國亦知師仰紹興三十二年六月上尊號曰

光堯壽聖太上皇帝乾道六年十二月加號光堯壽聖憲天體道太上皇帝淳熙二年十月加號光堯壽聖憲天體道性仁誠德經武緯文太上皇帝淳熙十二年十月加號光堯壽聖憲天體道性仁誠德經武緯文紹業興統明謨盛烈太上皇帝孝宗皇帝淳熙十六年二月上尊號曰至尊壽皇聖帝太上慶元元年十一月上尊號曰聖安壽仁太上皇帝前代者見於宋元憲尊號錄明清更以他書詳考之國朝者以史册

及前後詔旨續焉

太祖皇帝草昧日客遊睢陽醉卧閼伯廟夢中覺有異既醒焚香殿上取木珓珓以卜平生自裨將至大帥皆不應遂以九五占之珓盤旋空中已而大契太祖益以自負後以歸德軍節度使建國號大宋升府曰應天晏元獻爲留守以詩題廟中云炎宋肇英祖初九方潛鱗嘗用蓍蔡占來決天地屯庚契大橫兆謦咳如有聞東坡先生作張文定碑云熙寧中公判應天府新法

既粥坊場河渡又并祠廟粥之官既得錢聽民爲賈區廟中慢侮穢踐無所不至公建言宋王業所基也而以火王閼伯於商丘以主大火微子爲宋始封二祠獨不免於粥乎裕陵震怒批出曰慢神辱國無甚於斯天下祠廟皆得不粥其後高宗皇帝炎精復輝中興斯地灼見天命猗歟休哉晏元獻五州集載前段

滁州清流關昔在五季太祖皇帝以五千之兵敗江南李氏十五萬衆執皇甫暉姚鳳以獻周世

宗寔爲本朝建國之根本明清昨仕彼郡考之圖經云皇祐五年十月因通判州事王靖建言始創端命殿宇于天慶觀之西奉安太祖御容初以兵馬都監一員兼管至元豐六年專差內侍一名管勾香火每月朔望州官朝拜知州事酌獻歲朝寒食冬旦至節詔遣內侍酌獻今焉淳熙兵革殿宇焚蕩之久茂草荊棘無片瓦尺椽存者周視太息還朝上言以謂太祖皇帝歷試於周應天順人啓運立極功業自此而成王

基自此而創故號端命誠我宋之咸鎬豐沛命名之意可見乞再建殿宇以永崇奉得旨下禮部討論而有司以謂增置兵衛重有浮費遂寢所陳葢明清親嘗至其地恭覩太祖入滁之偉績當其始也趙韓王教村童于山下始與太祖交際用其計畫俾爲鄉導提孤軍乘月夜指縱衝枚取道于清流關側蘆子究浮西澗入自北門直擣郡治皇甫暉方坐帳中燕勞將士養銳待戰倉黃聞變初不測我師之多寡躍其愛馬

號千里電奔東郊太祖追及於河梁以劒揮之人馬俱墜橋下暉遂擒姚鳳即以其衆解甲請降自此兵威如破竹盡取淮南之地鳳之投降時正午刻擊諸寺鐘以應之至今不改紹興壬戌郡守趙時上殿陳其事詔付史館東渡猶有落馬橋存焉如是則端命之殿其可置而不問耶

太祖嘗令於瓦橋一帶南北分界之所專植榆柳中通一徑僅能容一騎後至眞宗朝以爲使人

每歲往來之路歲月浸久日益繁茂合抱之木交絡翳塞宣和中童貫爲宣撫統兵取燕雲悉命剪薙之逮胡馬南騖遂爲坦途使如前日有所蔽障則未必能卷甲長驅如此亦祖宗規撫宏遠之一也王嗣昌云

承平時揚州郡治之東廡扃鐍屋數間上有建隆元年朱漆金書牌云非有緩急不得輒開宣和元年盜起浙西詔以童貫提師討之道出淮南見之焚香再拜啓視之乃弓弩各千愛護甚至

儼然如新貫命弦以試之其力比之後來過倍而製作精妙不可跂及士卒皆歎伏施之於用以致成功此蓋太祖皇帝親征李重進時所留者仰知經武之畧明見於二百年之前聖哉帝也辛仲由爲先人言

太祖既廢藩鎮命士人典州天下忻便於是置公使庫使遇過客必館置供饋欲使人無旅寓之歎此蓋古人傳食諸侯之義下至吏卒批支口食之類以濟其乏食承平時士大夫造朝不齎

糧節用者猶有餘以還家歸途禮數如前但少損當時出京泛汴有上下水船之譏近人或以州郡飾廚傳爲非者不解祖宗之所以命意矣然貪汙之吏倘有以公帑任私意如互送卷懷者又不可不痛懲治之也劉季高云

太平興國中諸降王死其舊臣或宣怨言太宗盡收用之寘之館閣使修羣書如冊府元龜文苑英華太平廣記之類廣其卷帙厚其廩祿贍給以役其心多卒老於文字之間云朱希真云

太宗既得吳越版籍繼下河東天下一統禮樂庶事粲然大備錢文僖惟演嘗纂書名逢辰錄排日盡書其父子承恩榮遇及朝廷盛典極爲詳盡明清家有是書爲錢仲韶竽假去乾沒至今往來于中安得再見以補史之闕文

仁宗即位方十歲章獻明肅太后臨朝章獻素多智謀分命儒臣馮章靖元孫宣公奭宋宣獻綬等采摭歷代君臣事迹爲觀文覽古一書祖宗故事爲三朝寶訓十卷每卷十事又纂郊祀儀

仗爲鹵簿圖三十卷詔翰林待詔高克明等繪畫之極爲精妙敘事于左令傅姆輩日夕侍上展玩之解釋誘進鏤板于禁中元豐末哲宗以九歲登極或有以其事啓于宣仁聖烈皇后者亦命取板摹印倣此爲帝學之權輿分錫近臣及館殿時大父亦預其賜明清家因有之紹興中爲秦伯陽所取先人云

天聖中章獻明肅太后臨朝詔修三朝國史時巨瑞羅崇勳江德明用事以爲史院承受故官屬

每遇進書推恩特厚下至書史庖宰亦霑醲賞後來因之徐敦立云

章懿李后初在側微事章獻明肅章聖偶過閤中欲盥手后捧洗而前上悅其膚色玉耀與之言后奏昨夕忽夢一羽衣之士跣足從空而下云來爲汝子時上未有嗣聞之大喜云當爲汝成之是夕召幸有娠明年誕育昭陵昭陵幼年每穿履襪即亟令脫去常徒步禁掖宮中皆呼爲赤脚仙人赤脚仙人蓋古之得道李君也張昌

詩嗣祖云見其祖鄧公家錄

熙寧中神宗問鄧綰云西漢張良如何綰以班馬所論對上曰體道綰以未喻聖訓請于上上又曰不唱綰退因取子房傳考之自從沛公入秦宮闕至召四皓侍太子凡所運籌未有一事自其唱之始知天縱之學非人所及鄧雍語先人云

神宗遵太祖遺意聚積金帛成帑自製四言詩一章云五季失圖儉狁孔熾藝祖造邦思有懲艾爰設內府基以募士曾孫保之敢忘厥志每庫

以一字目之又別置詩二十字分揭其上曰每虔夕惕心妄意遵遺業顧予不武資何以成戎捷後來所謂御前封樁庫者是也上意用此以爲開拓西北境土之資始命王韶克青唐然後欲經理銀夏復取燕雲元豐五年徐禧永洛師之後帝心弛矣林宓裕陵遺事云

神宗朝詔修仁英兩朝國史開局日詔史院賜筵時吳冲卿爲首相提舉二府及修史官就席上成詩賦冲卿唱首云蘭臺開史局玉掌賜君餘

賓友求三事規摹本八書汗青裁倣此衰白盍
歸歟詔許從容會何妨醉上車王禹玉云曉下
金門路君筵聽召餘簪纓三壽客筆削兩朝書
身老雖逢此恩深盡醉歟傳聞訪餘事應走使
臣車元厚之云殿帷昕對罷省戶雨陰餘詔賜
堯罇酒人探禹穴書夔龍方客右班馬葢徒歟
徑醉俄歸弁雲西見日車王君貺云累聖千年
統編年四紀餘官歸柱史筆經約魯麟書班馬
才長矣仁英道偉歟恩招宴東觀釃酒荷盈車

馮當世云天密叢雲曉風清一雨餘三長太史筆二典帝皇書接武知何者霑恩匪幸歟吐茵平日事何憚汚公車曾令綽云御府胙醇釀君恩錫餕餘賜筵遵故事紬史重新書燕飲難偕此風流不偉歟素飧非所職愧附相君車宋次道云二聖垂鴻烈天臨四紀餘元台來率屬賜會寵刊書世業叨榮甚君恩可報歟衮衣相照爛歸擁鹿鳴車王正仲云上聖思論著前言撫緒餘瓊筵初賜醴石室載紬書徵範貽來者成

功念昔歟欲知開局盛門擁相君車黃安中云禮放三事宴史發兩朝餘偶綴金閨彥來紬石室書法良司馬否辭措子游歟盛事逢衰懶重須讀五車林子中云調元台極貴須宴帝恩餘昔副名山錄今裁史觀書天心憂作者國論屬誰歟寂寞懷鉛客容瞻相府車可見一時人物之盛眞迹今藏禹玉孫曉處嘗出以示明淸曉云史院賜燕唱和國朝故事也

乾道辛卯歲明淸因觀元符詔旨欽聖獻肅皇后

傳載元豐末命其所引猶存紹聖謗語卽以白于外舅方務德云今提衡史筆汪聖錫吾所厚也當錄以似之繼而以書及焉旬日得汪報云下喻昨日偶因奏事卽爲敷陳天語甚稱所言爲當卽詔史院刪去以明是非之實矣汪書之親筆今存外舅家

昭慈孟后紹聖三年以使令爲禳禱之法九月二十日詔徙處道宮已見泰陵實錄曾文肅奏對錄述其復位本末爲備今具載之元符三年五

月癸酉同三省批旨令同議復瑤華先是首相韓忠彥遣其子跋來相見云因曲謝上諭以復瑤華令與布等議若布以爲可卽白李清臣俟再留稟乃白三省且云恐有異議者布答之云此事固無前比上亦嘗問及布但答以故事止有追策未有生復位號者況有元符恐難並處今聖意如此自我作古亦無可違之理若於元符無所議卽但有將順而已三省自來凡有德音及御批未聞有逆鱗者此無足慮但白邦直

不妨跋云若此中議定即須更於上前及簾前再禀定乃敢宣言至四日再留不易前議師朴云已約三省因相率至都堂行次師朴云惇言從初議瑤華法時公欲就重法官不敢違及至都堂惇又云當初是做厥法斷不得唯造雷公式等皆不如法自是未成布云公既知如此當初何以不言今却如此議論當時議法論罪莫須是宰相否布當時曾議依郭后故事且以淨妃處之三省有人於上前猶以爲不須如此其

後又欲貶董敦逸布獨力爭得不貶此事莫皆不虛否今日公却以謂議法不當是誰之罪惇默然布云此事且置之今日上及簾中欲復瑤華正以元符建立不正元符之立用皇太后手詔近因有旨令蔣之奇進入所降手詔乃云是劉友端書外面有人進文字皇太后並不知亦不曾見是如何惇遽云是惇進入先帝云已得兩宮旨令撰此手詔大意進入布云手詔云非此人其誰可當皆公之語莫不止大意否惇云

是衆莫不駭之卞云且不知有此也布云頴叔以謂太后手詔中語故著之麻詞乃不知出自公之奇亦云當時只道是太后語故不敢不著今進入文字却看驗得劉友端書皇太后誠未嘗見也惇頑然無怍色衆皆駭歎是日布又言此事只是師朴親聞布等皆未曾面稟來日當共稟知聖意無易即當擬定聖旨進呈遂令師朴草定云瑤華廢后近經登極大赦及累降赦宥其位號禮數令三省密院同詳議聞奏遂退

晚見師朴等皆云一勘便招可怪可怪六日遂以簡白師朴云前日所批旨未安當如今日所改定進擬師朴答云甚善然尚猶豫七日布云所擬批旨未安有再改定文字在師朴所衆皆稱善今所降旨乃布所改定也是日上面諭簾中欲廢元符而復瑤華布力陳以爲不可如此則彰先帝之短而陛下以叔廢姪恐未順上亦深然之令於簾前且堅執此議衆皆議兩存之爲便上又丁寧令固執卞云韓忠彥乃簾中所

信須令忠彥開陳必聽納忠彥默然及簾前果云自古一帝一后此事蓋萬世議論相公已下讀書不淺須議論得穩當乃可行兼是垂簾時事不敢不審愼語甚多不一一記省衆皆無以奪惇却云臣思之亦是未穩當衆皆目之師朴遂出所擬批旨進呈云且乞依已降指揮容臣等講議同奏許之然殊未有定論再對布遂云適論瑤華事聖諭以謂一帝一后此乃常理固無可議臣亦具曉聖意蓋以元符建立未正故

有所疑然此事出於無可奈何須兩存之乃使章惇誤曉皇太后意旨却以復瑤華爲未穩當此事本末悞先帝者皆惇也前者皇太后諭蔣之奇以立元符手詔皇太后不知亦不曾見及進入乃是劉友端書寫臣兩日對衆詰惇云昨以皇太后手詔立元符爲后皇太后云不知亦不曾見及令蔣之奇進入乃是友端所書莫是外面有人撰進此文字否惇遽云是惇撰造先帝云已得兩宮許可遂令草定大意臣云莫非

止大意否詔云非斯人其誰可當乃公語也之奇亦云當時將謂是太后語故著之制詞惇云是惇語衆皆駭之惇定策之罪固已大此事亦不小然不可暴揚者以爲先帝爾今若以此廢元符固有因然上則彰先帝之短次則在主上以叔廢嫂未順故臣等議皆以兩存之爲便如此雖未盡典禮然無可奈何須如此太母遂云是無可奈何兼化元符又目下別無罪過如此甚便布云望皇太后更堅持此論若稍動着元

符則於理未便亦答云只可如此上又嘗諭密院云欲於瑤華未復位號前先宣召入禁中却當日或次日降制免張皇令以此諭三省衆亦稱善布云如此極便若已復位號即須用皇后儀衛召入誠似張皇上仍戒云執元符之議及如此宣召只作卿等意勿云出自朕語及至簾前三省以箔中語未定亦不記陳此一節布遂與潁叔陳之太后亦稱善退以諭三省云適敷陳如此論已定矣遂赴都堂同前定奏議乃布

與元度所同草定師朴先以邦直草定文字示衆人衆皆以爲詞繁不可用遂已師朴先封以示布布答之云瑤華之廢豈可云主上不知其端太后不知其詳又下比於盜臣墨卒皆被恩恐皆未安爾是日太后聞自認造手詔事乃歎云當初將謂友端稍知文字恐友端所爲却是他做布云皇太后知古今自古曾有似此宰相否之奇亦云惇更不成人無可議者是日瑤華以犢車四還禁中至內東門太母遣人以冠服

令易去道衣乃入中外聞者莫不懽呼是夕鎖院降制但以中書熟狀付學士院不宣召初議復瑤華布首白上不知處之何地上云西宮可處布云如此甚便（外議初云東宮增刱八十間疑欲以處二后衆以爲未安）緣既復位則於太母有婦姑之禮豈可處之於外上亦云然太母有婦姑之禮豈處之於外上亦云然太母仍云須令元符先拜元祐答拜乃順又云將來須令元祐從靈駕元符只令迎虞主可也患無人迎虞主今得此甚便又諭密

院云先帝既立元符尋便悔但云不直不直又云郝隨嘗取宣仁所衣后服以披元符先帝見之甚駭却笑云不知稱否又云元祐本出士族不同又稱其母亦曉事二府皆云王廣淵之女也神宗嘗以爲參知政事命下而卒又云初聘納時常教他婦禮以至倒行側行皆親指教其他舉措非元符比也布云當日亦不得無過布云皇太后以爲如何太母云自家左右人做不是事自家却不能執定得是不爲無過也布云

皇太后自正位號更不曾生子神宗嬪御非不多未聞有爭競之意在尊位豈可與下爭寵太母云自家那裏更惹他煩惱然是他神宗亦會做得於夫婦間極周旋二十年夫婦不曾面赤布云以此較之則誠不爲無過潁叔亦云憂在進賢豈可與嬪御爭寵太母又對二府云元符元祐俱有性氣今猶恐其不相下布云皇太后更當訓敕使不至於有過乃爲盡善皇太后在上度亦不敢如此太母云亦深恐他更各有言

語兼下面人多此輩尤不識好惡三省亦云若皇太后戒飭必不敢爾太后又云他兩人與今上叔嫂亦難數相見今後除大禮聖節宴會可赴餘皆不須預他又與今皇后不同也三省亦皆稱善其他語多所記止此爾已上皆曾錄中語制詞畧云惟東朝慈訓念久處於別宮且永泰上賓顧何嫌於並后至崇寧元年蔡元長當國十二月壬申用御史中丞錢遹殿中侍御史石豫右司諫左膚疏詔后復居瑤華制有云臺

臣論奏引義固爭宰輔全同抗章繼上逾二十年靖康末金人犯闕六宮皆北后獨不預逃匿于其家張邦昌知之遣人迎后垂簾儀從忽突入第中后惶恐不知所以避之不免及思陵中興尊爲隆祐太后葢后之祖名元易元爲隆字建炎間皇輿小駐會稽后微覺風痁本閤有宮人自言善用符水呪疾可瘳或以啓后后吐舌曰又是此語吾其敢復聞也此等人豈可留禁中邪立命出之王嗣昌云

徽宗初踐祚曾文肅公當國禁中放紙鳶落人間有以爲公言者公翌日奏其事上曰初無之傳者之妄也當令詰治所從來公從容進曰陛下即位之初春秋方壯罷朝餘暇偶以爲戲未爲深失然恐一從詰問有司觀望使臣下誣服則恐天下向風而靡寔將有損於聖德上深憚服然失眷始於此也舅氏曾旼父云

徽宗居藩邸已潛心詞藝即位之初知南京曾肇上所奉勑撰東嶽碑得旨送京東立石上稱其

文且云兄弟皆有文名又一人尤著左相韓師朴云聾也子宣云臣兄遭遇神宗擢中書舍人修五朝史不幸早世其文章與歐陽修王安石皆名重一時上領之繇是而知上之好學問非一日也

建中靖國徽宗初郊亦見曾文肅奏事錄言之甚詳在於當日爲一時之慶事十一月戊寅凌晨導駕官立班大慶殿前導步輦至宣德門外升玉輅登馬導至景靈宮行禮畢赴太廟平旦雪

意甚暴既入太廟卽大雪出巡仗至朱雀門其勢未已衛士皆沾濕上顧語云雪甚好但不及時及赴太廟雪益甚二鼓未已上遣御藥黃經臣至二相所傳宣問雪不止來日若大風雪何以出郊布云今二十一日郊禮尚在後日無不晴之理經臣云只恐風雪難行布云雪雖大有司掃除道路必無妨阻但稍衝冒無如之何兼雪勢暴必不久況乘輿順動理無不晴若更大雪亦須出郊必不可升壇則須於端誠殿望祭

此不易之理已降御札頒告天下何可中輟經臣亦稱善乃云左相韓忠彥欲與大慶殿望祭布云必不可但以此回奏經臣退遂約執政會左相齋室仍草一劄子以往左相猶有大慶之議左轄陸佃云右相之言不可易兼恐無不晴之理若還就大慶是日却晴霽奈何布遂手寫劄子與二府簽書訖進入議遂定上聞之甚喜有識者亦云臨大事當如此中夜雪果止五更上朝享九室布以禮儀使贊引就罍洗之際已

見月色上喜云月色皎然布不敢對再詣罍洗上云已見月色布云無不晴之理上奠瓚至神宗室流涕被面至再入室酌酒又泣不已左右皆爲之感泣是日聞上却常膳蔬食以禱已卯黎明自太廟齋殿步出廟門升玉輅然景色已開霽時見日色已午間至青城晚遂晴見日五使巡仗至玉津園夕陽滿野人情莫不欣悅庚辰四鼓赴郊壇幕次少頃乘輿至大次布跪奏於簾前請皇帝行禮景靈太廟皆然遂導至小次前升

壇奠幣再請罍洗又升壇酌獻天色晴明星斗燦然無復纖雲上屢顧云星斗燦然至小次前又宣諭布云聖心誠敬天意感格固須如此又升壇飲福行過半蔣之奇屢仆於地既而當中妨上行布以手約之遂挽布衣不肯捨而力引之行數級復僵仆上問爲誰布云蔣之奇上令禮生掖之登壇坐於樂架下至上行禮畢還至其所尚未能起上令人扶掖出就外舍先還府又令遣醫者往視之及亞獻升有司請上就小

次而終不許東向端立至望燎布跪奏禮畢導還大次故事禮儀使立於簾外俟禮部奏解嚴乃退上諭都知閻守懃閻安中令照管布出壙門恐馬隊至難出恩非常也衆皆歎息以爲眷厚五鼓二府稱賀於端誠殿黎明升輦還內先是禮畢又遣中使傳宣布以車駕還內一行儀衛並令儹行不得壅閼布遂關鹵簿司及告報三帥令依聖旨及登輦一行儀仗無復阻滯比未及巳時巳至端門左相乃大禮使傳宣乃以

屬布衆皆怪之次選登樓肆赦又明日詣會聖宮宮門之兩廡下所畫人馬皆有流汗之迹云慶曆西事時一夕人馬有聲至明觀之有汗流至今不滅又有一小女塑像齒髮爪甲皆眞物身長三尺許云太祖微時所見嘗言太祖當有天下然無文字可考像龕於殿之側坐殿內益殿門也

又云是月奉職程若英乃文臣程博文之子上書言皇子名亶及御名皆犯唐明宗名宜防夷狄

之亂詔改皇子名至是又上書乞換文資從之時亦建中靖國元年後來果驗亦異事也因著之

神宗更定官制獨選人官稱未正崇寧初吏部侍郎鄧洵武上疏曰神宗稽古創法釐正官名使省臺寺監之官實典職事領空名者一切罷去而易之以階因而制祿命出之日官號法制鼎新於上而彝倫庶政攸敘於下今吏部選人自節察判官至簿尉凡七等先帝嘗欲以階寄祿

而未暇願造爲新名因而寄祿使一代條法粲然大備徽宗從其言詔有司討論於是置選人七階蔡元道官制舊典乃失引之

政和四年六月戊寅御筆取會到入內內侍省所轄苑東門藥庫見置庫在皇城內北隅拱宸門東所藏鴆鳥蛇頭葫蔓藤鈎吻草毒汗之類品數尚多皆屬川廣所貢典掌官吏三十餘人契勘元無支遣顯屬虛設蓋自五季亂離紀綱頹廢多用此物以勦不臣者沿襲至于本朝自藝

祖以來好生之德洽于人心若干憲網莫不明
寘典刑誅極市朝何嘗用此自今可悉罷貢額
並行停進仍廢此庫放散官吏比附安排應毒
藥并盛貯器皿並交付軍器所仰於新城門外
曠闊迥野處焚棄其灰燼於官地埋瘞分明封
堠標識無使人畜近犯疾速措置施行仰見祐
陵仁厚之心德及豚魚敬錄于編以詔無極
靖康元年正月戊辰金賊犯濬州徽考微服出通
津門御小舟將次雍丘命宦官鄧善詢召縣令

至津亭計事善詢廼以它事召之令前驅至近岸善詢從稠人中躍出呼令下馬厲聲斥之令曰其出宰畿邑宜示威望安有臨民而行者乎善詢曰太上皇帝幸亳社聊此駐蹕令大驚捨車疾趨舟前山呼拜蹈自劾其罪徽宗笑曰中官與卿戲耳遂召入舟中是夕阻淺船不得進徽宗患之夜出堤上御駿騾名鶉鴿青望睢陽而奔聞雞啼濵河有小市民皆酣寢獨一老姥家張燈竹扉半掩上排戶而入嫗問上姓氏曰

姓趙居東京已致仕舉長子自代衛士皆笑上徐顧衛士亦笑嫗進酒上起受嫗酒復傳爵與衛士嫗延上至卧內擁爐又褒勞薪與上釋襪烘趾久之上語衛士令記嫗家地名及龍舟還京嫗沒久矣廼以白金賜其諸孫蜀僧祖秀云

元祐八年九月三日崇慶撤簾泰陵親政時事鼎新首逐呂正愍蘇文定明年改元紹聖四月自外拜章子厚爲左僕射時東坡先生已責英州子厚既至蔡元度鄧溫伯迎合以謂神宗實錄

詆誣之甚乞行重修繇是立元祐黨籍凡當時位於朝者次第竄斥初止七十三人劉器之亦嘗以語胡德輝珵見之元城道護錄其間亦自相矛盾如川洛二黨之類未始同心也徽宗登極復皆召用有意調一而平之蔡元長相矣使其徒再行編類黨人刊之于石名之云元祐姦黨播告天下但與元長異意者人無賢否官無大小悉列其中屏而弃之殆三百餘人有前日力闢元祐之政者亦饕厠名愚智混殽莫可分

別元長意欲連根固本牢甚然而無益也徒使其子孫有榮耀焉識者恨之如近日揚州重刻元祐黨人碑至以蘇迥爲蘇過叔黨在元祐年猶未裹頭豈非字畫之誤乎尤爲無謂迥字彥遠東坡先生之族子登進士第爲瀘川令元符末應日食上言尤爲切直蔡元長既使其徒編類上書邪等彥遠爲邪上尤甚又入元祐黨籍之石坐削籍編管華州遇赦量移潼川牽復爲普州岳安尉卒于官紹興初特贈宣教郎事見

王望之賞所作彥遠妻史夫人墓志及重修瀘川靈濟廟碑

明清頃訪徐五丈敦立于雲川徐詢以創置右府與揆路議政分合因革明清卽爲考證以對徐甚以擊節卽手錄于其所編今列于後案唐代宗永泰中始置內樞密使二員以宦者爲之初不置司局但以屋三楹貯文書其職惟掌承受表奏於內進呈若人主有所處分則宣付中書門下施行而已昭宗光化二年九月崔胤爲宰

相與上密謀欲盡誅宦官中尉劉季述王仲元樞密使王彥範薛齊偓陰謀廢上請太子監國已而太子改名縝卽位十二月孫德昭董彥弼周承誨三人除夜伏兵誅季述等翌日昭宗復位三人賜姓李除使相加號三功臣寵遇無比崔胤與陸扆乞盡除宦者上與三人謀之皆曰臣等累世在軍中未聞書生爲軍主者若屬南司必多更變不若仍歸之北司爲便上喻胤等曰將士意不欲屬文臣卿等勿堅求於是復以

袁易簡周敬容爲樞密使然唐自此亂矣朱梁建國深革唐世宦官之弊乃改爲崇政院而更用士人敬翔李振爲使二人官雖崇然止於承進文書宣傳命令如唐宦者之職今士大夫家猶有梁宣底四卷其間所載大抵中書奏請則具記事與崇政使令於內中進呈所得進止却宣付中書施行其任止於如此至後唐莊宗入汴復改爲樞密院以郭崇韜爲使始分掌朝政與中書抗衡宰相豆盧革爲弘文館學士以崇

韜父名弘正請改弘文爲昭文其畏之如此明宗卽位以安重誨范延光爲樞密使二人尤爲跋扈晉高祖卽位思有以懲戒遂廢之至開運元年復置末帝以其后之兄馮玉爲之自是相承不改國朝因之首命趙韓王普焉號稱二府禮遇無間每朝奏事與中書先後上所言兩不相知以故多成疑貳祖宗亦賴此以聞異同用分宰相之權端拱三年置簽書院事以資淺者爲之張遜是也官制舊典誤以爲鄧公慶曆二

年二邊用兵富文忠公爲知制誥建言邊事繫國安危不當專委樞密院周宰相魏仁浦兼樞密使國初范質王溥以宰相兼叅知樞密事今兵興宜使宰相兼領仁宗然之卽降旨令中書同議樞密院事且書其檢呂許公時爲首相以內降納上前曰恐樞密院謂臣奪權富公方力爭會西夏首領乞砂等稱僞將相來降各補借職羈置湖南富公復言二人之降其家已族矣當厚賞以勸來者仁宗命以所言送中書而宰

相初不知也富公曰此豈小事而宰相不知邪更極論之時張文定爲諫官亦論中書宜知兵事遂降制以宰相呂夷簡兼判樞密院事章得象兼樞密院事未幾或曰二府體例判字太重於是復改呂公亦爲樞密使五年賈文元陳恭公同爲宰相乞罷兼樞密使以邊事寧故也有旨從之仍詔樞密院凡軍國機要依舊同議施行而樞密院亦自請進退管軍臣僚極邊長吏路分鈐轄以上並與宰臣同議從之張文定復

言宰相既罷兼樞密院則更不聚廳萬一邊界忽有小虞兩地卽須聚廳每事同議自是常事則密院專行至涉邊事而後聚議謂之開南廳然二府行遣終不相照熙寧初滕達道爲御史中丞上言中書密院議邊事多不合趙明與西人戰中書賞功而密院降約束郭逵修保柵密院方詰之而中書已下褒詔矣夫戰守大事也安危所寄令中書欲戰密院欲守何以令天下願敕大臣凡戰守除帥議同而後下神宗善之

其後竟使樞密院事之大者與中書同奏稟訖先下俟中書退後進呈本院常程公事凡稱三省密院同奉聖旨者是也建炎初置御營使本以車駕行幸總齊軍中之政而以宰相兼領之故遂專兵柄樞密院幾無所干預呂元直在相位自以謂有復辟之功專恣尤甚臺諫以爲言元直既罷政遂廢御營司而宰相復兼知樞密院事自范覺民爲始爾後悉兼右府矣秦會之獨相十五年帶樞密使至紹興乙亥會之殂次

年沈守約万俟元忠拜相遂除去兼帶中書與樞府又始分矣

徐敦立語明清云凡史官記事所因者有四一曰時政記則宰執朝夕議政君臣之間奏對之語也二曰起居注則左右史所記言動也三曰日曆則因時政記起居注潤色而爲之者也舊屬史館元豐官制屬祕書省國史案著作郎佐主之四曰臣僚墓碑行狀則其家之所上也四者惟時政執政之所日錄於一時政事最爲詳備

左右史雖二員然輪日侍立榻前之語既遠不可聞所賴者臣僚所申而又多務省事凡經上殿止稱別無所得聖語則可得而記錄者百司關報而已日曆非二者所有不敢有所附益臣僚行狀於士大夫行事爲詳而人多以其出於門生子弟之類以爲虛辭溢美不足取信雖然其所泛稱德行功業不以爲信可也所載事跡以同時之人考之自不可誣亦何可盡廢云度在館中時見重修哲宗實錄其舊書崇寧間帥

多貴游子弟以預討論於一時名臣行事既多所畧而新書復因之于時急於成書不復廣加搜訪有一傳而僅載歷官先後者且據逐人碑誌有傳中合書名猶云公者讀之使人不能無恨新唐書載事倍於舊書皆取小說本朝小說尤少士夫縱有私家所記多不肯輕出之度謂史官欲廣異聞者當擇人敘錄所聞見如段太尉逸事狀鄴侯家傳之類上之史官則庶幾無所遺矣歐陽公歸田錄初成未出而序先傳神

宗見之遽命中使宣取時公已致仕在潁州以其間所記述有未欲廣者因盡刪去之又惡其太少則雜記戲笑不急之事以充滿其卷秩既繕寫進入而舊本亦不敢存今世之所有皆進本而元書蓋未嘗出之也

敦立又語明清云自高宗建炎航海之後如日曆起居注時政記之類初甚圓備秦會之再相繼登維垣始任意自專取其紹興壬子歲初罷右相凡一時施行如訓誥詔旨與夫斥逐其門人

臣僚章疏奏對之語稍及於已者悉皆更易焚弃繇是亡失極多不復可以稽考逮其擅政以來十五年間凡所紀錄莫非其黨姦諛詔佞之詞不足以傳信天下後世度比在朝中嘗取觀之太息而已

明清嘗謂本朝法令寬明臣下所犯輕重有等未嘗妄加誅戮恭聞太祖有約藏之太廟誓不殺大臣言官違者不祥此誠前代不可跂及雖盧多遜丁謂罪大如此僅止流竄亦復北歸自晉

公之後數十年蔡持正始以吳處厚訐其詩有譏訕語貶新州又數年章子厚黨論乃興一時賢者皆投炎荒而子厚迄不能自免爰其再啓此門元祐間治持正事二三公不無千慮之一失使如前代則姦臣藉口當染血無窮也明清嘗以此說語朱三十五丈希真大以爲然太祖誓言得之曹勛云從徽宗在燕山面諭云爾勛南歸奏知思陵

明清嘗得英宗批可進狀一紙于梁才甫家治平

元年宰執書臣而不姓且花押而不書名以歲月考之則韓魏公曾魯公歐陽文忠公趙康靖作相叅時也但不曉不名之義後閱沈存中筆談云本朝要事對稟常事擬進入畫可然後施行謂之熟狀事速不及待報則先行下具制草奏知謂之進草熟狀白紙書宰相押字始悟其理不知今又如何耳

揮麈後錄卷一